

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利維拉



革命與反革命

《革命與反革命》——世界知名教會法學家的評論

我懷著極大的興趣、愉悅和個人獲益的心情，閱讀了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利維拉（Plinio Corrêa de Oliveira）教授贈與我的西班牙文版著作，並表達了極大的喜愛和尊崇，對此我深表感激。

《革命與反革命》是一部傑作，它的教導應該廣為傳播，以便深入人心，不僅是深入所有自認為真正天主教徒的良心，我更想說的是，所有善心人士的良心。在這本書中，後者將了解到只有在耶穌基督和祂的教會內才能找到救贖；前者則會感到自己的信仰獲得確認和鞏固，並且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得到預先警告，免受狡猾的革命進程所影響，這進程將他們中的許多人當作有用的傻瓜或同路人。

此書對革命進程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具有啟發性，因為它的現實主義和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從中世紀末的頹廢時期開始，為異教文藝復興和偽宗教改革鋪平了道路，然後是可怕的法國大革命和不久之後的無神論共產主義。這歷史分析不僅是外部的，它所涉及的行動和反應也是根據人類心理學出發，包括個體心理和大眾的集體心理。然而，我們有必要認識到有人指導了這種深刻而系統性的去基督宗教化。

毫無疑問，人類傾向於邪惡——驕傲和肉慾——但如果沒有人控制這些無序的傾向並聰明地協調它們，它們很可能不會產生如此持續、熟練和系統的行動。這種行動頑強地維持著，甚至可以從對立力量的抵抗和自然「反應」所引起的起伏中得到好處。

《革命與反革命》也透過謹慎的預測和假設，預見了革命行動及反革命行動的下一波可能的演變。這本書充滿了敏銳的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進化論的見解和觀察，有不少值得成為選集，其中許多概述了有利於革命的聰明「策略」，以及可能且應該用於一般反革命「戰略」的策略。

總而言之，我敢肯定，這是一部最恰當字義上的預言之作。它應該在教會的高等教育中心講授，以便至少精英階層能夠充分意識到這令人震驚的現實，我相信他們對此沒有明確的概念。此外，這書將有助於揭示和暴露有用的傻瓜或同路人，他們有許多是教會的人物，正在玩敵人的遊戲，以自殺的方式行事；這群傻瓜，「大革命」的盟友，將會很大程度上消失…

本書的第二部分很好地解釋了反革命的本質，以及反革命分子必須採取的勇敢

和「進取」策略，同時始終避免過激、不當和輕率的態度。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人們懷疑教會是否有著像「大革命」那樣的真正「策略」。人們確實發現了許多「戰略」要素、行動和機構，但它們似乎都是孤立地行事，沒有整體概念。反革命的概念及對反革命正在行動的認識，可以在教會內部統一及促進更大的合作意識。

我必須祝賀 TFP 運動創始人普利尼奧教授的地位和素養。我全心全意地預見並渴望 TFP 的偉大發展和反革命充滿成功的未來。最後，我要說，這部作品的寫作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一種深刻的基督宗教精神，對教會充滿熱愛。

這本書是真正的基督宗教智慧的產物。在一個平信徒身上發現對聖母——耶穌和我們的母親——這個明確的預定標記如此真誠的奉獻，著實令人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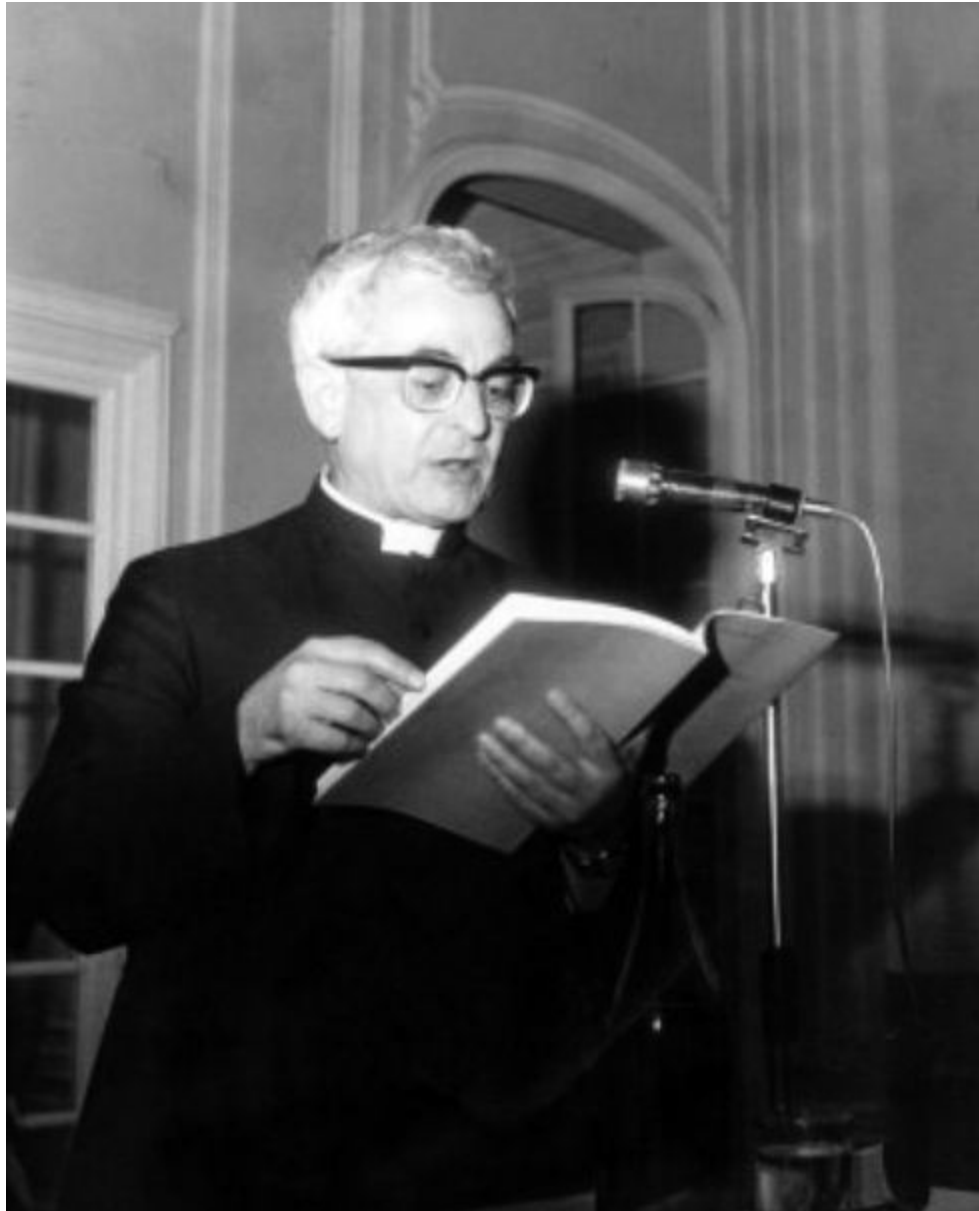
「像每個人一樣，我們對明天也充滿不確定，但我們虔誠地仰望宇宙之后瑪利亞的至高寶座……因此，我們懇求聖母接受這份虔誠的敬意；這是愛的致敬，也是對她的勝利有絕對信心的表達。」

羅馬，1993 年 9 月 8 日

聖母聖誕瞻禮

安納斯大修·古鐵雷斯神父

(Fr. Anastasio Guitierrez)



安納斯大修·古鐵雷斯神父（Fr. Anastasio Guiterrez, C.M.F.），是天主教會最著名的教會法學家之一。古鐵雷斯神父於 1911 年出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是西班牙公民，過去五十年一直居於羅馬。

在羅馬，他獲得了宗座拉特朗大學教會法博士學位。後來，他擔任該大學教會法學院主席，並最終成為院長。

古鐵雷斯神父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期間擔任副主教，多年來在修會部擔任拉勞納樞機（Cardinal Larraona）的助手。他也是羅馬 Institutum Iuridicum Claretianum 研究所的創辦人。他曾參加負責起草新教會法典的委員會，也擔任過梵蒂岡以下聖部的顧問：東方教會部、聖職部、獻身生活修會及使徒團體部。

他也是宗座立法文本解釋委員會的顧問，該委員會是教會處理教規問題的最高機構。古鐵雷斯神父後來成為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Queen Isabella of Castile）封聖案的申請人。1998年1月6日，他將自己的靈魂交托給天主。

摘自：《革命與反革命》，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利維拉著，愛爾蘭基督宗教文明協會，都柏林，2019年，第172-174頁。



關於《革命與反革命》的證詞

<https://www.pliniocorreadeoliveira.info/testimonies-on-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

1959年，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利維拉教授撰寫了《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他稱這篇論文「濃縮了我的思想精髓，並解釋了我的意識形態行動的意義」。當時，作者收到了數以百計來自教會、政界、文化界和社會上的知名人士表彰和支持的信件。我們在此選錄其中一部分。

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二世（King Umberto II）：

「感謝您惠寄給我的這本書。我非常欣賞它。」

奧地利皇室領袖，哈布斯堡王朝奧托大公爵（Archduke Otto）：

「我相信這篇論文會讓我極感興趣。我提前對閱讀這本由我極為欽佩之人所著之書表示歡迎……我非常欽佩他的博學，認為他的立論有理有據。」

俄羅斯皇室領袖弗拉基米爾·羅曼諾夫大公爵（Grand Duke Wladimir

Romanoff) :

「《革命與反革命》這本書非常有趣且極具時效性。」

葡萄牙王室領袖、布拉幹薩公爵杜阿爾特·努諾 (Duarte Nuno) :

「《革命與反革命》這本書非常吸引……其中的陳述具有極高的價值，在這個混亂的時代至關重要且切中要害。這本書所展現的崇高和勇氣實在是一種慰藉。」

波旁-帕爾馬的澤維爾王子 (Prince Xavier) :

「這本書非常出色。我感謝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利維拉教授如此勇敢地以如此完美的形式撰寫這本書。我祝願它大獲成功。」

樞機院院長尤金·蒂瑟蘭特 (Eugene Tisserant) 樞機 :

「這項研究的主題對於我們所處的時代來說是至為重要的。它的分析清晰、精確且真實……我祝賀作者完成了這部偉大的作品。」



北京總主教田耕莘樞機 :

「這本書非常好。我們正在與您指出的三種敵人之一——共產主義作鬥爭，能

夠評估這本書的全部意義。我真誠地感謝您的這份珍貴禮物。」

烏克蘭首席主教、利沃夫總主教若瑟·斯利皮（**Josyf Slipyj**）樞機，：

「我感謝這本書，它探討了當下最熱門的話題，以一種非常有趣且引人入勝的方式闡釋了我們的時代。」

教廷駐意大利大使羅莫洛·卡爾博尼（**Romolo Carboni**）：

「讀你的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您以嫺熟的技巧和掌控力分析了革命的進程，揭示了如今使人們良心迷失的道德價值崩潰的真正根源，也因為您有力地指出了克服它的策略和方法。」

葡萄牙首席主教、布拉加總主教安多尼·本托·馬丁斯（**Antonio Bento Martins**）：

「這本書以健全的哲學為基礎，堅實地討論了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格局。」

（摘自 [Tradition Family Property](#)（傳統家庭財產），羅馬，2008年10月，第33-34頁。）

[Irish Society for Christian Civilisation https://www.isfcc.org/](https://www.isfcc.org/)

www.pliniocorreadeoliveira.info

July 16th 2024 - 2024年7月16日



前言

自 1959 年《革命與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首次在巴西文化雜誌 *Catolicismo* 上刊登以來，它已經出版了葡萄牙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及西班牙語版本。

現在的這個版本是在美國出版的首個電子版。它包括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第三部分，即作者後來於 1976 年添加的評論部分。

《革命與反革命》是許多自治的「捍衛傳統、家庭和財產協會」及類似組織的基本書籍和靈感來源，內裡包含可以有效阻止當今世界文明瓦解的智慧原則。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的巴西天主教哲學家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利維拉 (Prof. Plinio Corrêa de Oliveira) 教授。多年來，他著作等身，且得到教會的認可，讓人注目。

例如，在 1940 年代末，他的 *Em Defesa da Ação Católica* (天主教行動宣言) 譴責公教進行會裡的左翼分子所帶來的危險，得到了當時梵蒂岡代理國務卿蒙蒂尼蒙席 (Monsignor Montini) 代表庇護十二世撰寫的表揚信。

在另一部著作 *The Church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The Impossible Coexistence* (教會與共產主義國家：不可能的共存，1963) 中，作者證明了天主教徒不能認為在自己的國家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事。梵蒂岡神學院及大學部稱，這部作品「是教會最高訓導當局所有文件的最忠實回響，包括若望二十三世《慈母與導師》 (*Mater et Magistra*) 和保祿六世《耶穌的教會》 (*Ecclesiam Suam*) 的光輝的通諭。」

1992 年，他撰寫了 *Nobility and Analogous Traditional Elites in the Allocutions of Pius XII* (庇護十二世訓示裡的貴族與類傳統精英) 一書，對比了兩種社會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基督徒的，其基礎是天主願意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存在按比例且和諧的不平等，所有階層的成員都有權至少享有足夠的生活條件。第二種模式是基於所有不平等都是不公的一種錯誤觀念。這本書受到了西爾維奧·奧迪樞機 (Silvio Cardinal Oddi)、馬里奧·路易·恰皮樞機 (Mario Luigi Cardinal Ciappi)、阿方斯·斯蒂克勒樞機 (Alfons M. Cardinal Stickler)、神學家雷蒙多·斯皮亞齊神父 (Fr. Raimondo Spiazzi)、湯瑪斯學派維多里諾·羅德里格斯·羅德里格斯 (Victorino Rodriguez y Rodriguez) 神父，以及教會法學家阿納斯塔西奧·古鐵雷斯 (Fr. Anastasio Gutierrez) 令人銘感的讚揚信件。

然而，科雷亞·德奧利維拉教授最重要的著作是《革命與反革命》。它的重要性很快就為人認同。尤金·蒂瑟蘭特樞機 (Eugene Cardinal Tisserant) 寫道：「這項研究的主題對我們身處的時代至為重要……科雷亞·德奧利維拉教授的分析清晰精確，且很準確……我們相當多的人民都會對此感興趣。我向這部偉大作品的作者表示祝賀。」中國的田耕莘樞機表示：「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共產主義影響的人，完全能夠評估這樣一項研究的準確性和迫切必要性。」

所有語文版本的《革命與反革命》都以這些話作結：

我們心裡對構成這部作品的任何一個論點都沒有絲毫懷疑。儘管如此，我們將它們全部毫無保留地置於「基督的代表」的判斷之下，並若當中的任何一個論點即使稍微偏離了我們的慈母聖教會、救世方舟和天堂之門的訓導，我們會立即放棄它。

自這聲明首次發表以來，四十多年已經過去了。與此同時，《革命與反革命》已在全世界傳播，而沒有任何論點受到挑戰指違反教會訓導當局。這一事實證實了之前的認可，並證明了這部經久不衰的作品的完整性。

此外還必須加上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實。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中，作者指出，反秩序（革命）與秩序（對革命的回應）鬥爭之間的主戰場不再是公民社會，而是聖教會本身。

如此可怕的事態是天主教徒首先關心的。但這也是所有善心人士所關心的，因為如果沒有教會的影響，世俗社會將永遠無法擺脫同一個敵人——革命——所造成的崩潰。

尋求最有效方法來對抗這個敵人的人，都會歡迎一本提供進行這場鬥爭所需的原則的書。

美國捍衛傳統、家庭和財產協會（TFP）





引言

至原版

今天，《*Catolicismo*》出版了第一百期。¹ 為了紀念這一事件，我們希望給這期雜誌一個特別的備註，以加深它與讀者之間本已深刻的靈魂交流。

為此，似乎沒有什麼比發表一篇以《革命與反革命》為主題的文章更適合了。

這個主題的選擇很好解釋。《*Catolicismo*》是一本鬥爭型的刊物。因此，它必須主要地根據其力求達到的目標來作出判斷。現在，它到底想與誰鬥爭呢？只翻看幾頁未必能提供明確的印象。人們常在其中發現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極權主義、自由主義、禮儀主義、「馬里坦主義」（Maritainism）和其他各種「主義」的駁斥。然而，我們不會說任何一個會比其他的更為強調，以至於可以單獨地以它來定義《*Catolicismo*》。例如，如果斷言《*Catolicismo*》是專門刊登反基督新教或反社會主義的文章，那便是誇大其詞。那麼，人們會說，我們的期刊有多個目的。然而，人們可以感受到，從期刊所處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目標都可以說有一個共同點，而這也是我們的文章始終貫徹的目標。

這個共同點是什麼？一個學說？一股力量？觀點的思潮？顯然，闡明這一點將有助於解釋《*Catolicismo*》在這一百個月中所做的整體教義培育工作的深度。

* * *

然而，《革命與反革命》的研究，其能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這個有限的目標。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只需看一下我們國家的宗教狀況。從統計上看，天主教徒的情況非常好：根據最新的官方數據，天主教徒佔總人口的 94%。如果我們所有人都是我們應該身為的天主教徒，那麼巴西現在將成為教會生活二十個世紀中，最令人欽佩的天主教強國之一。

那麼，為什麼我們離這個理想還那麼遠呢？誰能如實地說，造成我們現在處境的主要原因是唯心論、新教教義、無神論或共產主義？不！它是另一種東西，難以捉摸且微妙的，並且像強大而可怕的輻射一樣具有穿透力。所有人都感受到它的影響，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名字或性質。

當我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們的思緒超越了巴西的國界，到了我們拉丁美洲親愛的姊妹國家，進而到達了所有天主教國家。在每個地方，同樣的邪惡都發揮

¹ 這篇前言首次於 1959 年 4 月一期的巴西期刊 *Catolicismo* 上刊登。

著其不確定但壓倒性的影響力，產生了巨大的悲劇癥狀。想想這其中一個例子。在 1955 年寫關於全國感恩節的一封信中，梵蒂岡代理國務卿安吉洛·德拉誇（Msgr. Angelo Dell'Acqua）對聖保羅教區卡洛斯·卡梅洛·德瓦斯康塞洛斯·莫塔樞機（Carlos Carmelo Cardinal de Vasconcellos Motta）說：「由於各國的宗教不可知論，現代社會的教會感在下降或幾乎喪失。」那麼，到底是什麼敵人對基督的新娘發動如此可怕的打擊呢？這種現象以及許多其他伴隨的、類似的禍害的共同原因是什麼？我們該怎麼叫它呢？它透過哪些手段發揮作用？它的至勝秘訣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成功地對抗它呢？

顯然，很難找到一個更及時的主題了。

* * *

這個可怕的敵人有個名字：它叫做「革命」*。

它深層的導因是驕傲和肉慾的爆發，所激發的不是一個體系，而是一整個連串的意識形態體系。它們得到廣泛接受而引發了西方歷史上的三大革命：偽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和共產主義。²

驕傲導致對所有優越性的仇恨，從而導致在各個層面上，尤其是在形而上學和宗教層面上，肯定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種邪惡。這是「革命」的平等主義一面。

感性本身往往會掃除所有障礙。它不接受限制，並導致對所有權威和法律的反抗，無論是神聖的還是人類的，教會的還是公民社會的。這是「革命」的自由一面。

這兩個面向歸根結底都具有形而上的性質，在許多情況下似乎是矛盾的。但它們在馬克思主義的無政府天堂烏托邦中得到了和解，在那烏托邦中，高度進化的人類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在沒有政治權威的情況下，以最高度的秩序生活在完全的自由中。然而，這不會造成任何不平等。

偽宗教改革是第一次革命。它在不同程度上將懷疑精神、宗教自由主義和教會平等主義植入它所產生的不同教派中。

*譯按：這裡的英文大寫的 **The Revolution** 並非指歷史上的任何一場革命，作者認為歷史上的革命都是包含於這一場大革命之中。為將這概念上的大革命與歷史上真正發生的革命區分，在此書在有需要的地方會加上括號。

² 參見良十三世 1902 年 3 月 19 日的牧函 *Parvenu à la vingt-cinquième année*, 載於 Fr. John J. Wynne, S.J., *The Great Encyclical Letters of Pope Leo XIII* (New York: Benziger Bros., 1903) pp.559-560.

接下來是法國大革命。這是平等主義在兩個領域中的勝利：以無神論形式出現在宗教領域，被冠以似是而非的世俗主義標籤；政治領域充斥著錯誤的格言，即所有不平等都是不公義的，所有權威都是危險的，自由是至善的。

共產主義將這些格言移植到社會經濟領域。

這三場革命是一場單一「革命」一連串事件，其中社會主義、禮儀主義、融和政策（*politique de la main tendue*）等，都只是過渡階段或衰減的表現。

* * *

當然，如果不涵蓋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例如文化、藝術、法律、習俗和制度，這麼一個如此深刻、廣泛和持久的過程就不可能發展。

對此一過程在所有領域發展的詳細研究，遠遠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在這裡——我們將自己限於這一巨大問題的一個脈絡上——我們試圖概括地勾畫出「革命」這一巨大崩落的輪廓，給它一個適當的名稱，並非常簡潔地指出它的深邃原因、推動它的因素、其學說的基本要素、其活動的各個領域裡各自的重要性、其蓬勃發展的活力，以及其擴張的機制。然後，我們會以類似的方式，處理「對革命的回應」的類似問題，並研究其勝利的一些條件。

即便如此，在每個主題中，我們都必須限制自己，只解釋我們認為目前最有用的元素，以啟發我們的讀者並幫助他們對抗「革命」。我們不得不擱下許多重要但不那麼緊迫的要點。

正如我們所說，這部作品是一本簡單的論文集，人們可以透過它們更好地了解 *Catholicismo* 的精神和綱領。如果它包含每個主張的完整演示，它便會超出其自然比例。我們僅限於展開最起碼的論證，以展示不同論點之間的關係，給予讀者全面了解我們的學說立場。

* * *

本文可作為一項調查。巴西和其他地方的 *Catholicismo* 讀者（他們肯定是其中最反對「革命」的人之一）到底對革命與反革命有何看法？儘管我們的主張僅涵蓋主題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它們能夠引導每位讀者反問自己，並將答案發送給我們，我們非常歡迎您的回應。



第一部分

革命

第一章：當代人的危機

現今在國家、家庭、經濟、文化等方面撼動世界的許多危機，都只不過是一個單一基本危機的多個方面，其涉及的行動領域就是人本身。換言之，這些危機是源於靈魂最深處的問題，並從那裡伸延到當今人類的整個人格及其所有的活動。

第二章：西方的基督徒危機

首先，這是西方的基督徒危機，即歐洲人及其後裔、加拿大人、美國人、拉丁美洲人和澳洲人的危機。我們會專門就此作出研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其他民族，因為西方的影響已經伸展並紮根在他們當中。就他們的情況而言，這個危機與他們各自的文化和文明的特有問題，以及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積極或消極因素所帶來的衝擊，交織在一起。

第三章：這個危機的特徵

不管這個危機有多麼深刻的因素令其在國與國之間有所不同，但它始終具有五個主要特徵。

1. 它是普遍的

這個危機是普遍的。每人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無人能例外。

2. 它是一個

這個危機是一個。它並不是一系列在每個國家獨自地同時發展的危機，因不同的相關事物的某些類似性而互相關聯。

當一個森林發生大火，人們不能將它視為一千棵樹在近距離發生的一千次獨立和平行的火災。燃燒現象的統一性，對這個森林的生命統一性產生了作用。再者，火焰的巨大擴張力，是來自不同樹木的無數火焰混合而產生的熱量所造成。的確，一切都有助於使森林大火成為一個單一的事實，大火完全覆蓋了數千宗局部的火災，不管它們的事故如何不同。

西方基督宗教世界構成了一個單一的整體，它超越了那些基督徒國家，但沒有把它們吸收。危機發生在這個存在的統一體內，最終通過越來越多的地方危機的結合甚至融合，影響到主體，這些危機多個世紀以來，從未停止過互相交織和擴大。因此，基督宗教世界，由正式天主教國家組成的一個大家庭，早已不復存在。西方的基督徒民族也只不過是它的遺民。他們現在都在同一個邪惡的作用下痛苦不堪。

3. 它是全部

在任何國家，這個危機都會發展成如此深層次的問題，在靈魂的所有力量中，在文化的所有領域中，以至最終在人類行為的所有領域中，按照事物的秩序蔓延或展開。

4. 它是主導的

從表面上來看，我們今天所發生的事件似乎是一片混亂和難以分割的糾纏。從很多角度來看，確實如此。

然而，從我們正在分析的這場巨大危機的角度來看，人們就可以看出如此多無序的力量在集結時所產生的極為一致和強烈的後果。

的確，在這些狂亂力量的推動下，西方國家正逐漸被推向一種所有國家都具有相同形式的、與基督教文明截然相反的狀態。

因此，這個危機就像一個女王，在她之下，所有混亂的勢力都充當她有效而馴服的附庸。

5. 它是漸進的

這場危機並不是一宗引人注目的孤立事件。相反，它構成了一個已經有五個世紀歷史的重要過程。這是一條因果相扣的長鏈，在某個時刻以巨大的強度，源起於西方人的靈魂和文化的最深處，自十五世紀以來，一直不斷地騷動。庇護十二世（Pius XII）在談及教會一個難以捉摸的神秘敵人時有一段講話，可以恰當地用來描述這個過程：

它是無處不在，也存在於每個人之中；它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詭計多端的。在過去幾個世紀，它試圖瓦解基督奧體內的智慧、道德和社會的合一。它追求沒有恩寵的自然，沒有信仰的理智，沒有權威的自由，有時甚至是沒有自由的權威。它是一個越來越明顯、毫無顧忌的「敵人」，仍舊令人吃驚：基督，是的；教會，不是！然後：天主，是的；基督，不是！最後是不虔敬的呼喊：天主已死，甚至連天主也根本未存在過！看看現在，我們毫不猶豫地指出，人們企圖在沒有天主的經濟、沒有天主的法律、沒有天主的政治的基礎上建立世界的結構，正是人類面對威脅的主要原因。³

這一過程不應被視為一系列完全意外地偶然發生的因果關係事件。這場危機一開始就已經強大到足以發揮其所有潛力。透過極其動盪的手段，它還強大到足以造成最終的破壞；這也是其合乎邏輯的結果。

受到各種外在因素（文化、社會、經濟、種族、地理等）不同方式的影響和限制，它有時會走上迂迴的道路。儘管如此，它卻從未停止朝著其悲慘的結局邁進。

A. 中世紀的衰落

在引言中，我們概述了這個過程的主要特徵。在此添加一些細節，沒甚麼不對。

在十四世紀，信奉基督宗教的歐洲開始出現心態上的轉變。在十五世紀期間，這種轉變越來越明顯。對塵世享樂的渴求變成了強烈的慾望。消遣活動變得越來越頻繁和奢侈，越來越令男人著迷。在服飾、舉止、語言、文學和藝術方面，人對充滿幻想和感官享受的生活日益嚮往，逐漸產生了感官和軟弱的表現。漸漸地，往日的嚴肅和苦行失去了價值。整個趨勢是尋歡作樂、親熱和喜慶的。人心開始迴避對犧牲的愛，對十字架的真正敬拜，以及對聖潔和永生的渴慕。騎士精神曾經是基督徒苦行其中一種最

³ 庇護十二世 1952 年 10 月 12 日向意大利公教進行會男子聯合會的講話，*Discorsie radiomessagi di Sua Santita Pio XII* (Vatican:Tipografia Poliglotta, 1953), vol. 14, p. 359.

高的表現，現在變得多情和感情用事。愛情文學入侵了所有國家。過度的奢侈和隨之而來的對利益的渴望蔓延到各個社會階層。

這種道德氛圍滲透到知識界，產生了明顯的高傲表現，例如喜歡賣弄虛榮浮誇的爭論，前後矛盾的辯論技巧，以及愚昧地炫耀學識。它讚揚曾被經院哲學所戰勝的舊哲學取向。隨著以前對完整信仰的熱誠消退，這些取向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現。法學家自詡對羅馬法律的知識來裝飾自己，他們的絕對主義受到野心勃勃的王室歡迎。再者，無論大小的地方，昔日將王權保持在適當範圍的意志，像在法國聖路易（Saint Louis）和卡斯蒂爾的聖斐迪南（Saint Ferdinand）那時，也正在逐漸消退。

B. 偽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

這種靈魂的新狀態包含一種對事物秩序的強烈渴望，儘管沒受到多少承認，這種渴望與十二和十三世紀到達頂峰的事物秩序根本不同。

一種對古典時期誇張且常常是瘋狂的推崇，是表達這種渴望的一個方式。為了避免與古老的中世紀傳統直接衝突，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經常試圖將教會、超自然現象和宗教道德價值貶低至次要層面。同時，受異教道德家啟發的人類型態，被這些運動作為一種理想引入歐洲。這種人類型態及與之一致的文化和文明，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貪婪、肉慾、世俗和講求實際者的先驅，也是引領我們日益陷入唯物主義的文化和文明的先驅。推動基督宗教文藝復興的努力，未能在新異教主義萌芽階段粉碎導致它逐漸取得勝利的因素。

在歐洲的一些地方，這種新異教主義的發展並沒有導致正式的叛教。它遇到了顯著的阻力。即使它在靈魂內建立起來，它也不敢要求他們——至少在開始之時——正式與信仰決裂。

然而，在其他國家，它卻公開攻擊教會。傲慢和肉慾的滿足是異教生活的樂趣，催生了新教教義。

傲慢產生了懷疑精神、自由驗證和對聖經的自然主義解釋。它引發了反對教會權威的反抗，在所有教派中表現為否認普世教會的君主體制特徵，也就是說，反抗教宗的權威。一些較激進的教派也否認所謂的教會高層聖職人員，即主教和樞機。其他人甚至否認神職人員本身的聖統特徵，將其身份降低為人民的代表，稱人民才是鐸職權的唯一真正持有者。

在道德層面上，透過對教會獨身主義的壓制和離婚的引入，肯定了新教教義在感官主義取得的勝利。

C. 法國大革命

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在天主教徒中的深刻影響，不斷在法國各地蔓延，逐漸產生了不斷增長的連串後果。

由於受到楊森主義和十六世紀新教不幸地留下的其他因素的影響，削弱了這個最信奉基督的王國的信徒的虔誠。這個行動在十八世紀導致習俗幾乎全面瓦解，一種輕率和膚淺的看待事物方式，以及將塵世生活奉若神明，為無宗教的逐漸勝利鋪平了道路。

對教會的懷疑、對基督神性的否定、自然神論和初期的無神論，標誌著這個叛教的階段。

法國大革命是文藝復興時期新異教主義和新教教義的繼承者，與它們有著深厚的淵源。它所進行的工作在各方面都與偽宗教改革相對稱。在陷入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之前，它試圖建立的立憲教會，是法國教會對新教精神的一種適應。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工作，只不過是一些較激進的新教教派將教會組織所採用的改革，轉移到國家的範疇：

——對國王的反抗對應對教宗的反抗；

——平民反對貴族的起義，對應教會的「平民」，即信徒反對教會的「特權階層」，即神職人員的起義；

——對人民主權的肯定，對應某些教派有不同程度的由信徒管治的肯定。

D. 共產主義

一些從新教冒起的教派，將其宗教傾向直接轉移到政治領域，從而為共和精神鋪平道路。在十七世紀，聖方濟各·沙雷氏（Francis de Sales）警告薩伏依公爵（Duke of Savoy）提防這些共和主義傾向。⁴ 其他教派走得更遠，他們採用的原則，即使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至少也是「前共產主義」。

巴貝夫（Babeuf）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出自法國大革命。後來，十九世紀的烏托邦共產主義學派和馬克思所謂的科學共產主義，在日益熱烈的「革命」精神中湧現。

還有甚麼更合乎邏輯的呢？自然神論的正常結果是無神論。肉慾推翻離婚的脆弱障礙，它本身就傾向於自由戀愛。傲慢是所有優越感的敵人，最終不得不攻擊最後的不平等，那就是財富的不平等。革命進程沉醉於單一世界共和國的夢想，夢想著鎮壓一切教會或民事權威，廢除所有教會，以及在過渡性的工人專政後廢除國家本身，這進程現在

⁴ 參見 Sainte-Beuve, *Etudes de lundis – XVIIème siècle – Saint François de Sales* (Paris: Librairie Garnier, 1928), p. 364.

為我們帶來了最新近和極端的產物——二十世紀的新野蠻人。

E. 君主政體、共和政體和宗教

為了避免誤解，有必要強調的是，這個論述並不包含共和政體必然是革命政體的主張。在談到各種形式的政府時，良十三世（Leo XIII）明確表示：「每種形式都是好的，只要它誠實地朝著其目的前進，即社會權力為此而構建的共同利益」⁵

我們確實把針對君主體制和貴族制的敵意貼上革命的標籤，因為它們本質上與人類尊嚴和事物的正常秩序不相容。聖庇護十世（Pius X）在 1910 年 8 月 25 日的宗座牧函《吾等使徒的職責》（*Notre charge apostolique*）中譴責了這個錯誤。這位偉大而神聖的教宗在牧函中譴責了勒西永（Le Sillon）的論點，即「只有民主才能開啟完美公義的統治」，而他說：「這不是對其他形式的政府的損害嗎？把它們貶低為無能政府的類別，只有在缺乏更好的東西時才可以接受？」⁶

如果未能考慮這個深深植根於研究過程中的錯誤，就無法完全解釋教宗庇護六世（Pius VI）在論述中將君主政體列為最佳政府的模式（*praestantioris monarchici regiminis forma*）⁷，是如何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全球敵對運動的目標。這些運動推翻了一些最尊貴的王位和王朝。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產生的共和國，是「大革命」的典型成果，也是它的重要特點。

一個人不能由於具體和地方性的原因，只因喜歡自己的國家是民主政體而不是貴族或君主政體，便被稱為革命者，除非合法當局的權利受到尊重。然而，是的，如果在「大革命」的平等主義精神的引導下，他原則上憎恨君主或貴族政體，並將它們歸為本質上不公義或不人道的，那麼他就可以被稱為革命者。

從這種反君主和反貴族的仇恨中誕生了煽動性的民主政體，它對抗傳統，迫害精英，降低了生活的整體基調，並創造了一種庸俗的氛圍，可以說，這氛圍構成了一種文化和文明的主調——假設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可以在這種條件下實現。

教宗庇護十二世所描述的民主，與這種革命民主多麼不同：

「歷史見證這個事實，只要有真正的民主，人民的生活就充滿了優良的傳統，破壞這些傳統是非法的。這些傳統的主要代表首先是領導階級，即男女團體或組織，正如我們所說，他們為村莊或城市、為地區或整個國家定下基調。在所有文明民族中，貴族

⁵ 良十三世 1892 年 2 月 16 日的通諭 *Au milieu des sollicitudes*, Bonne Presse, Paris, vol. 3, p.166.

⁶ Saint Pius X, *Notre charge apostolique*, *Acta Apostolicae Sedis*, vol. 2, p.618.

⁷ 庇護六世 1793 年 6 月 12 日向御前會議講話，*Les Enseignements Pontificaux – La Paix Interieure de Nations*, by the monks of Solesmes (Paris: Desclée & Cie), p.8.

體制的存在與影響力由此而來，從最高意義上來說，貴族就像某些享有廣泛而堪當聲譽的學院一樣。而貴族也是在其中之列。」⁸

由此可見，革命民主的精神與必須根據教會教義推動的民主精神，是截然不同的。

F. 革命、反革命與獨裁

當思考到關於「大革命」的立場和天主教有關政府體制的思想，可能會導致一些讀者詢問，獨裁是導致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因素。

為了給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對此問題已經有許多混亂，甚至偏頗的回答），我們有必要對某些不加區別地與公眾輿論所認為的獨裁觀念聯繫在一起的要素進行區分。公眾錯誤地把名義上的獨裁與本世紀出現的實際獨裁，認為是一個被賦予無限權力的領袖統治國家的一種狀態。有些人說，這是好事。其他人則說，這是危害。但無論哪種情況，這樣的狀況仍然是獨裁。

現在，這個概念涉及兩個不同的元素：

——國家的無限權力；

——國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

公眾的想法似乎集中在第二個要素上。然而，第一點是基本要素，至少如果我們將獨裁視為一種狀態，在其中公共當局可以中止司法秩序，隨心所欲地處置所有權力。

國王可以實行獨裁統治完全是明顯的。（王室專政，即中止整個司法秩序和國王不受限制地行使公權力，不應與這些保證在相當程度上存在的「舊制度」（Ancien Regime）相混淆，更不應該與有組織的中世紀君主政體相混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獨裁政權可以由一個受歡迎的首長、一個世襲貴族、一個銀行家族、或甚至群眾來操控。

就其本身而言，一個首長或一群人實行的獨裁統治，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要麼是這一個，要麼是另一個，這取決於引發它的環境和它所做的工作。無論是落在一個人手裡，還是一群人手裡，情況都是如此。

在某些情況下，為了人民的利益，需要暫停個人權利，並更大程度地行使公權力。因此，獨裁統治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合法的。

一個反革命專政——完全以渴望秩序為取向的專政——必須具備三個基本必要條件：

它必須暫停權利以維護秩序，而不是破壞它。我們所說的秩序，並非僅指事物有形的

⁸ 庇護十二世 1946 年 1 月 16 日向羅馬貴族和上流社會人士講話，*Discorsi e radiomessagi*, vol. 7, p.340.

安寧，而是依照事物的目的和各自的價值尺度來安排事物。那麼，這是一種表面上而非實際上對權利的中止，是對司法保障的犧牲，而這些保障曾被邪惡分子濫用，損害了秩序本身和共同利益。這種犧牲完全是為了保護好人的真正權利。

在定義上，這種中止是暫時的。它必須盡快為恢復秩序和正常狀態做好準備。一個專政體，只要它在某程度上是好的，就會結束它存在的理由。公權力對國民生活各個範疇的干預，必須以這樣的方式進行：盡快讓每個範疇都可以享有所必要的自主權。因此，每個家庭都應該被允許做它按其本質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在他們行動範圍之外的事，只以輔助方式得到較高社會群體的支持。反過來，這些群體只應在超出其正常能力時，才得到市政當局的幫助，而市政當局與地區之間或地區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應如此。

今天，一個合法專政體的實質目的必然是反革命。這並不意味著獨裁通常是擊敗「大革命」所必需。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這樣。

相反，一個革命專政旨在使自己永遠存在。它侵犯了真正的權利，並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來摧毀這些權利。為了實現這種破壞，它分裂家庭生活、傷害真正的精英、顛覆社會階級制度、在群眾中鼓吹烏托邦思想和無序的野心、消滅社會群體的現實生活、使一切都置於國家之下。簡言之，這都有利於革命工作。這種獨裁的典型例子是希特拉主義。

因此，革命專政從根本上來說是反天主教的。事實上，在真正的天主教氛圍中，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這並不是說某個國家的革命性獨裁政權沒有尋求教會的支持。但這只是一個政治態度問題，一旦教會當局開始阻礙革命的步伐，這種政治態度就會轉變為公開或隱藏的迫害。

第四章：革命過程的蛻變

從前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革命過程是西方人和基督徒的某些無序傾向及其產生錯誤的階段性發展。

在每個階段，這些傾向和錯誤都有個別的特徵。因此，「大革命」在歷史進程中發生了蛻變。

在「大革命」的偉大總路線中觀察到的蛻變，在「大革命」的每次偉大事件中以較小

的規模重現。

因此，法國大革命的精神，在第一階段使用了貴族甚至教會的面具和語言。它經常出入宮廷，坐在御前會議的枱前。後來，它變成了資產階級，致力以不流血方式廢除君主和貴族體制，並暗中以溫和手段鎮壓天主教會。當它得逞後，便很快地變成了雅各賓派（Jacobin），在恐怖統治中用鮮血麻醉了自己。

不過，雅各賓派系的過激行為，引起了強烈反應。「革命」又回來了，以相反的方式經歷了同樣的階段。它從雅各賓派變為督政府（Directory）中的資產階級。跟隨著拿破崙，它向教會伸出了手，向流亡貴族敞開了大門。最後，它為回歸的波旁王室（Bourbons）歡呼。雖然法國大革命結束了，但革命進程並沒有終止。隨著查理十世（Charles X）的倒台和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崛起，它再次爆發，並因此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蛻變，利用其成功甚至失敗，達到了當前的爆發狀態。

因此，「大革命」不僅利用其蛻變來推進，也進行經常必要的戰術性撤退。

這個運動一直活躍著，但有時也假裝消亡。這是它最有趣的蛻變之一。從表面上看，某個國家的局勢看來完全風平浪靜。反革命的反應是緩慢而遲緩的。但在宗教、文化、社會或經濟生活的深處，革命的酵母卻正在不斷擴散。然後，在這明顯的間隔結束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劇變，而且往往比之前更為嚴重。

第五章：革命的三個深度：在趨勢、觀念與事實上

1. 趨勢中的革命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場「大革命」是一個由多個階段組成的過程，而它的最終起源於某些混亂無序的趨勢，充當其靈魂和最內在的驅動力。⁹

因此，我們也可以在革命中區分出三個深度，從時間順序來看，它們有一定程度的重疊。

第一個也是最深的層次，包括在這些趨勢中出現的危機。這些混亂無序的趨勢本質上是為了實現目標而奮鬥。它們不再遵循與其相反的事物的整個秩序，而是從改變心態、存在方式、藝術表現和習俗開始，沒有立即直接觸及一些觀念，至少在習慣上的觀念。

2. 思想革命

⁹ 參見 第一部分第 3 章第 5 節；以及第 7 章第 3 節。

危機從這些深層次轉移到意識形態領域。事實上，正如保羅·布爾熱（Paul Bourget）在其著名小說《中午的惡魔》（*Le Démon du Midi*）中所言：「一個人必須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但他遲早會承受因自己思考的方式生活而最終帶來的痛苦。」¹⁰ 受到這些深層趨勢的混亂狀態所啟發，新的學說應運而生。在開始的時候，新學說有時會尋求與一些舊學說妥協，用與舊學說保持表面和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然而，一般來說，這很快就會爆發為公開的衝突。

3. 事實的革命

這種觀念的轉變又延伸到了事實領域。在此，通過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在宗教領域和世俗社會中，制度、法律和習俗都發生了變化。這是第三個危機，現在已經完全在事實的範疇內。

4. 觀察

A. 革命的深度與時間順序不同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深度是階梯式的。但仔細分析顯示，「革命」在它們內部的活動，在時間上是如此糾纏不清，以至於這些不同的深度不能被視為一些不同的時間順序的統一。

B. 革命三個深度的區分

這三種深度並不總是涇渭分明的。各個具體情況的區別程度差異很大。

C. 革命進程並非不可抑制

人們通過這些不同深度的運動是可控的。踏出第一步並不一定意味會到達最後一步，從而滑入下一個深度。相反，人的自由意志，在恩寵的幫助下，可以克服任何危機，就像它可以阻止和克服「革命」本身一樣。

在描述「革命」這些方面時，我們就像醫生，描述了一種疾病直至死亡的完整演變過程，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疾病是不可救治的。

第六章：革命的進程

前面的討論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革命」進程的資料，即它演進的特徵、它的蛻變、它在人類靈魂最深處的爆發，以及它在行動中的外在表現。可以看出，「革命」有其自

¹⁰ Paul Bourget, *Le Démon du Midi* (Paris, Librairie Plon, 1914), vol. 2, p. 375.

身的整體動力。透過研究「革命」進程的其他方面，我們可以獲得更深刻的認識。

1. 革命的推動力

A. 革命與無序的傾向

革命最強大的動力是混亂無序的傾向。

基於這個原因，人們將革命比喻為颱風、地震、龍捲風，所釋放的自然力量是人類熱情澎湃的具體形象。

B. 革命的爆發完全蘊藏於它的種籽中

就像災難一樣，邪惡的激情有著巨大的力量，但只會去毀滅。

在大爆炸的第一瞬間，這股力量就已經擁有了所有致命的潛力，以其極之過度狀態顯露出來。例如，在最初對新教的否認中，已經隱含對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渴望。雖然從他構想的明確觀點來看，路德（Luther）不過是路德，但是路德所引發的所有趨勢，靈魂狀態和不可估量的事物，儘管是含蓄的 都已經真實而充分地蘊含了伏爾泰（Voltaire）、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馬克思（Marx）和列寧（Lenin）的精神。¹¹

C. 革命加劇其自身的原因

這些混亂無序的傾向就像搔癢和惡習一樣發展；它們越得到滿足，就變得越強烈。這些傾向引發道德危機、錯誤的教義，繼而是革命。它們每一個都會反過來加劇這種趨勢。後者繼而透過類似的運動，導致新的危機、新的錯誤和新的革命。這解釋了為何我們今天發現自己陷入這樣一個不虔誠和不道德的狀態當中，以及如此混亂及不和諧的深淵。

2. 革命的明顯間隔

強調平靜時期的存在可能會給人「革命」已經停止的一種印象。這樣看來，革命過程不是連續的，所以也不是一個過程。

然而，這些平靜只是革命的蛻變。表面平靜的時期，即所謂の間歇期，通常是沉默而深刻的革命醞釀時。例如「波旁復辟」時期（Restoration, 1815-1830）¹²。

3. 從精煉到精煉的進程

¹¹ 參見教宗良十三世《宗徒職務》通諭（*Quod Apostolici muneris*），1878年12月28日，載於 Fr. Joseph Husslein, *Social Wellsprings: Fourteen Epochal Documents by Pope Leo XIII* (Milwaukee: Bruce Publishing Co., 1940), p.15.

¹² 見第一部分第4章。

從我們所知的情況來看，¹³ 革命的每個階段與前一階段相比，都不過是一種改進。自然人文主義和新教教義在法國大革命中得到完善，而後者在當代世界布爾什維克的偉大革命進程中，得到完善。

事實是，混亂無序的激情，以一種類似於重力加速的逐漸加強運動，並從本身的行動中吸取經驗而達致成果，這些成果反過來又按照其比例的強度發展。在同樣的進程中，錯誤會產生錯誤，革命為革命鋪平道路。

4. 革命的和諧速度

這個革命過程以兩種不同的速度展開。一種速度很快，但通常注定會在短期內失敗。另一種則慢得多，但通常證明是成功的。

A. 快速進程

例如，重浸派的前共產主義運動立即在各個領域，招致偽宗教改革精神和傾向的所有或幾乎所有的後果。他們失敗了。

B. 緩慢進程

慢慢地，在四個多世紀的過程中，更溫和的新教潮流，經過一動一靜的連續階段，從一次又一次的完善前進，逐漸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促使西方走向同一個極端。¹⁴

C. 這些速度如何協調

每個革命進程的速度都有它的作用，應該對此加以研究。或許有人會說，越迅速的行動越沒用，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些極端主義的爆發提高了標準，創造了固定的目標，其非常激進的主張令溫和派著迷，使他們慢慢地朝著這個目標前進。因此，社會主義迴避了它默默欽佩並傾向的共產主義。

甚至在更早之時候，在法國大革命最後一次暴發的時期，同樣可以在共產主義者巴貝夫及其追隨者身上看到。他們被壓制了。然而，社會漸漸沿著他們希望引導的路向前進。因此，極端分子的失敗只是表面的。在革命的推進過程中，他們間接而有力地合作，逐漸吸引了無數「謹慎」、「溫和」和平庸之輩，實現他們備受譴責和惹人憤怒的狂想。

5. 駁斥反對意見

¹³ 見上文 1 C 部分。

¹⁴ 見第二部分第 8 章第 2 節。

考慮了這些觀點之後，我們現在可以反駁一些在此之前無法充分剖析的反對意見。

A. 慢速度革命者和「半反革命分子」

跟從快速行動節奏的革命者與按照緩慢行動節奏而逐漸成為革命者之間，有甚麼可以把他們分辨出來呢？當前者的革命進程開始時，他幾乎沒有遇到阻力。美德和真理在他的靈魂中膚淺地活著。他們就像乾柴一樣，只要有星星之火就可以把他們點燃起來。相反地，當這個過程緩慢發生時，因為革命的火花，至少有部分落到青翠的樹木上。換句話說，它面對著相當多的真理或美德，真理或美德仍然敵視革命精神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靈魂是分裂的，生活在革命和秩序兩種對立的原則中間。

這兩個原則的共存可能會產生非常不一樣的情況。

- a. 慢速革命者讓自己跟著革命走，他只是用慣性的抵抗來反對革命。
- b. 身上有反革命「血塊」的慢速革命者，也允許自己跟著革命走，但會在某些具體點上拒絕革命。因此，舉例來說，除了保留對貴族舉止的喜愛，他在各方面都會是一名社會主義者。根據情況，他甚至可能攻擊社會主義的粗俗。這無疑是一種阻力。但那只是抵制由習慣和印象構成的細節問題。它沒有回歸到原則。正因為如此，這是一種沒有任何重要意義的抵制，一種會與個人一起消亡的抵抗。如果它發生在社會群體當中，革命遲早會無情地以暴力或遊說，在一代或幾代人中將它摧毀。
- c. 「半反革命」¹⁵與前面的不同之處，只是「凝固」過程在他身上更為強烈，並且僅回歸到基本原則，當然，只是部分原則，而非全部。在他身上，反對革命的回應更加頑強、更加熱烈。這是一個障礙，不僅僅是慣性。他轉向完全反革命的立場，至少在理論上是比較容易。革命的任何過度情況，都可能使他徹底轉變，將他的良好傾向具體化，成為不可動搖的堅定態度。然而，在這種巧妙的轉變發生之前，「半反革命」不能被視為反革命的戰士。

慢速革命者和「半反革命者」都很容易接受革命的成果，這是他們典型的順從心理。

例如，他們肯定政教合一的論點的同時，卻冷漠地生活在政教分離的制度中，沒有做出任何認真的努力，盡可能使兩者在適當的條件下最終回復合一的狀態。

B. 新教君主國和天主教共和國

有人可能會對我們的論點提出異議：如果全世界的共和運動是新教精神的產物，那麼

¹⁵ 見第一部分第9章。

為甚麼當今世上只有一位天主教國王¹⁶，而許多新教國家仍然奉行君主制呢？

解釋很簡單。基於一系列歷史、心理等因素，英格蘭、荷蘭及北歐等國家，與君主制有著很密切的關係。當革命滲透到他們身上時，它無法阻止君主情緒的「凝固」。因此，儘管革命在其他領域滲透得越來越深，王室仍然頑固地在這些國家繼續存在。「生存」……是的，在某程度上，慢慢死去也可以稱為生存。英國君主制在很大程度上淪為純粹的展示角色，而其他新教君主制則出於大多數意圖和目的上而轉變為君主終身制、世襲的共和國，它們正在默默地感受痛苦。如果事情繼續發展下去，這些君主制將會在沉默中消亡。

在沒有否定其他原因促成這種生存的情況下，我們希望強調這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屬於我們論述的範圍。

相反，基於許多原因，拉丁國家對外在可見的紀律及強大而有聲望的公權力的熱愛要小得多。

因此，革命在它們身上找不到對君主制這般根深蒂固的情感。它輕易地奪走他們的王位。但迄今為止，它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推翻宗教。

C. 新教徒的禁慾

對我們的著述的另一個反對意見，可能基於一個事實，即某些新教教派有著近乎誇張的禁慾。那麼，人們又怎能把所有新教解釋為一種渴望享樂生活的爆發呢？

即便如此，反對意見也不難解決。當革命滲透到某些環境時，它遇到了對禁慾的強烈熱愛。一個「血塊」形成了。儘管革命以驕傲而論是完全成功的，但就肉慾來說卻並非如此。在這樣的環境下，享受生活是因驕傲而暗中感到的喜悅，而不是肉體的粗俗快感。禁慾甚至可能在強烈驕傲感的鼓勵下，以一種誇張的方式對抗肉慾。但這種反應無論多麼頑固，都是徒勞無功的。由於缺乏支持或暴力反擊，它遲早會被革命摧毀。使地球重生的生命氣息，不會來自僵化、冷酷、干巴巴的清教徒主義。

D. 革命的單一陣線

這種「凝塊」和結晶的成形，通常會導致革命力量之間的衝突。有見及此，人們可能會認為邪惡勢力之間存在分歧，我們對革命進程的統一觀念是錯誤的。

這樣的想法是一種錯覺。出於一種深刻的直覺，揭示這些力量本質上是和諧的，只有

¹⁶ 編按：作者指的是比利時國王。隨後，1975年，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王子宣誓就任西班牙國王。

在偶然的情況下才出現矛盾，因此無論何時面對天主教會，這些力量都有驚人的能力聯合起來反對她。

革命的力量在本身殘存的善是缺乏活力的，只有在邪惡中才真正有效。因此，他們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攻擊教會，教會就像一座被大軍圍困的城市。

在這些革命力量中，我們有必要包括那些宣認天主教會教義但受革命精神支配的天主教徒。他們從牆垣內與聖城對抗，比教會宣稱的敵人危險一千倍。他們完全配得上庇護九世所說的：

儘管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但如果大量自稱天主教徒的人不向他們伸出友好之手，他們的圈套和暴力無疑較難得逞。不幸的是，有些人似乎想與我們的敵人步調一致，並試圖透過那些所謂的自由天主教教義，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建立聯盟，在正義與邪惡之間尋求調和，這種教義以最有害的原則為基礎，當公民權力侵犯靈性事物時，他就奉承它們，並敦促靈魂尊重或至少容忍最不公平的法律，好像無明文規定任何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人一樣。他們肯定比我們所宣稱的敵人要危險得多、有害得多，不僅因為他們贊同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且還因為透過將自己保持在受譴責觀點的邊緣，但表現出外表正直且無可指責的教義，欺騙了輕率和解的朋友，蒙蔽了誠實的人，這些人會反抗已被宣認為錯誤的事物。這樣，他們就分裂了思想，破壞了團結，削弱了本應集結起來對抗敵人的力量。¹⁷

6. 革命代理人：共濟會和其他秘密勢力

既然我們在研究革命的動力，我們就必須談談革命的代理人。

我們不相信僅僅靠激情帶來的動力和人的錯誤，就能統籌如此不同的手段來實現一個單一目標，即革命的勝利。

如果沒有連續幾代極其聰明和強大謀反者的行動，我們似乎不可能在千百年的滄桑變遷中產生像「大革命」這樣持續不斷、充滿各種驚訝的過程。如果認為沒有這些謀反者，「大革命」也可能會達到目前的狀態，就像相信把數百封信扔出窗外，它們可以自己在地上拼出一篇文學作品，例如卡爾杜奇（Carducci）的《撒旦頌》（Ode to Satan）。

迄今為止，革命的動力一直被大多數精明的代理人所操縱，他們將其用作推動革命進程的手段。

¹⁷ 庇護九世，1873年3月6日致米蘭聖安博會主席和成員的信，載於 *I Papi e La Giovent* (Rome: Editrice, A.V.E., 1944), p.136.

一般來說，人們可以將「大革命」產生的各個派系（無論其性質如何），從其起源到我們的時代，他們散播其思想或串連其陰謀，都歸類為革命的代理人，。然而，主導的派系是共濟會，圍繞它的所有其他派系被組成區區的輔助者，有時意識到它們存在，有時則沒有，正如教宗的文獻清楚表明一樣，尤其是教宗良十三世 1884 年 4 月 20 日發表的《人類》（*Humanum genus*）通諭。

這些陰謀者的成功，特別是共濟會，不僅因為他們無可爭議的組織和策劃陰謀的能力，而且歸因於他們清晰理解「大革命」的深刻本質及懂得運用自然律（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藝術、經濟等規律），以促進其目標的實現。

這樣，這些製造混亂和顛覆的代理人，就像科學家一樣，研究並激發出比他強大千倍的自然力量，而非只依靠自己的力量。

這不僅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大革命」的成功，也為「回應大革命」的戰士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啟示。

第七章：革命的本質

在快速描述了基督宗教西方所面對的危機之後，我們現在將對它進行分析。

1. 卓越的革命

如前所述，這個關鍵的過程，我們一直認為是一場革命。

A. 革命一詞的涵義

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一場運動，旨在摧毀合法的權力或秩序，並以非法權力或事物狀態的運動（我們故意不說「事物的秩序」）取而代之。

B. 流血與不流血革命

從這個意義上，嚴格來說，革命可能是不流血的。我們正在考慮的，是透過各種手段發展並繼續發展的革命。當中有一些是流血的，其他不是。例如，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從其最深遠後果的觀點來看，是它的篇章之中最血腥的一章之一。另一方面，當今所有或幾乎所有國家，越來越多以社會主義立法，是革命的最重要和最不流血的進步。

C. 革命的幅度

儘管「革命」經常推翻合法當局，由缺乏任何合法身份的統治者取而代之，但如果認

為這就是「革命」的全部，那就錯了。其主要目標不是破壞個人或家庭的某些權利。它想要的遠不止於此。它想要摧毀事物整個合法的秩序，並用非法的情況取而代之。而「事物的秩序」並不能說明一切。那是一種宇宙觀和人類存在的方式，是革命試圖廢除的，目的是以完全相反的對應物取而代之。

D. 卓越的革命

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知道這不僅僅是一場革命；它是那獨一無二的「革命」。

E. 卓越秩序的破壞

事實上，被破壞的事物秩序是中世紀的基督宗教世界。現在，中世紀的基督宗教世界，不僅是任何事物的秩序，或只是許多可能的秩序之一。在特定時代和地點的固有環境下，基督宗教文明是人世間唯一真正的秩序的實現。

良十三世在他的《永生天主》（*Immortale Dei*）通諭中，這樣描述了中世紀的基督宗教世界：

曾經有一段時間，福音的哲理統治著各國。在那個時代，基督宗教的智慧及其聖德的影響，滲透到各個民族的法律、制度和習俗、公民社會的各個類別和各種關係中。然後，這個由耶穌基督建立的宗教，在其應有的尊貴地位上牢固地建立起來，獲得君主的支持及地方官員的法律保護，得以在各地蓬勃發展。繼後透過協調的友好交流，神職人員和帝國在愉快和諧中團結在一起。如此組織起來的公民社會所帶來的成果，超出了所有人的期望，令人無法忘懷，繼續存留在人的記憶之中，並記錄在無數文獻裡，無論敵對分子有任何詭計，也無法摧毀或掩蓋它。¹⁸

教會是啟示和自然律的導師，從十五世紀開始，根據教會教義的人類和事物的性質遭到了破壞，今天幾乎已經完成。人與物的性質是最完美的秩序。正在植入的是與之完全相反的東西。因此，這是一場卓越的「大革命」。

毋庸置疑，當前的「大革命」是有先兆和預示的。例如，阿里烏斯（Arius）和穆罕默德（Mohammed）是預示路德的先兆。此外，在不同的時代，烏托邦主義者夢想著與革命時期非常相似的日子。最後，在一些情況下，一些民族或團體試圖建立一種類似於「大革命」幻想的狀態。

不過與我們所處「大革命」的過程相比，所有這些夢想和預示都顯得微不足道。「大革

¹⁸ 良十二世，《永生天主》通諭，1885年11月1日，Bonne Press, Paris, vol. 2, p.39. 譯按：中文翻譯見：https://www.chinese-catholic.com/Traditional_Chinese/TC%20Magisterium%20Immortale%20Dei.htm

命」以其激進性、普遍性和潛力，滲透得如此之深，影響之廣，在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許多有深層思考的靈魂都在想，我們是否真的還沒有到了敵基督的時代。實際上，從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話來看，它們似乎離我們並不遙遠。

我們進一步告訴你們，在這個可怕的時刻，魔鬼正千方百計摧毀天主的國度，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城市變成的廢墟，比五十年前地震留下的更加大的廢墟，我們就必須竭盡全力保衛它。一旦靈魂與教會分離或被我們時代的錯誤意識形態所奴役，那時要提升靈魂將是多麼困難啊！¹⁹

2. 革命與合法性

A. 無與倫比的合法性

一般來說，合法性的概念只著眼於王朝和政府的情景之下。儘管遵從良十三世在《論法國的教會和國家》通諭中的教導，我們也不能忽視王朝或政府合法性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道德問題，正直的良心必須專注考慮。

然而，合法性的概念也適用於其他問題。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王權，也是一切王權和世俗權力的典範和合法性的來源，在所有事物秩序中，有更高的合法性。為合法統治者而戰是一種義務，而且是一種嚴肅的義務。然而，有必要看到當權者的合法性不僅是一種善，本身是卓越的，而且是實現更高的善的手段，即整個社會的秩序的合法性，所有人類機構和環境的合法性。這是通過根據教會教義對一切事物的處置來實現的。

B. 天主教文化及文明

因此，反革命的理想是恢復和宣揚天主教文化和文明。如果這個主題不包含我們所理解的天主教文化和天主教文明的定義，它就不能被充分闡明。我們意識到文明和文化這兩個術語有許多不同的含意。顯然，我們在這裡無意就術語的問題表明立場。我們限制自己使用這些詞語，作為相對精確的標籤來表明某些現實情況。我們更關心的是對這些現實情況提供合理的概念，而不是辯論術語。

處於恩典狀態的靈魂，或多或少擁有各種美德。在信仰的光照下，它具有形成宇宙唯一真實景象的元素。

天主教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根據教會教義闡述的宇宙觀。這種文化不僅包括學習，即掌

¹⁹ 若望二十三世，1958年12月28日在電台向墨西拿居民發表的訊息，以紀念地震摧毀該市五十周年，《羅馬觀察家報》（每周法語版），1959年1月23日。

握這種闡述所需的信息，還包括根據天主教教義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和協調。這種文化並不局限於神學、哲學或科學領域，它也涵蓋了人類知識的廣度；體現在藝術中，並意味著對價值觀滲透到生活各方面的肯定。

天主教文明是根據教會教義構建一切人際關係、一切人類機構及國家本身。

C. 天主教文明的神聖特徵

這意味著，這種事物秩序基本上來說是神聖的，並且需要承認聖教會的所有權力，特別是教宗的權力：對精神事物的直接權力及對世俗事物的間接權力，只要它們與靈魂的救贖有關。

事實上，社會和國家的共同之處，是以美德生活為目的。現在，人類被召叫實踐的美德是基督徒的美德，其中首要是對天主的愛。因此，社會和國家有一個神聖的目的。

²⁰20

毫無疑問，教會擁有適當的手段來促進靈魂的救贖，但是社會和國家有它們可達到同一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說，由更高的媒介發起的手段，產生更高於它們本身的效果。

D. 卓越的文化及文明

由此可見，很容易推斷，天主教文化和文明是卓越的文化及文明。必須指出的是，除了天主教徒之外，他們是不可能存在。事實上，儘管人可以透過自己的理性來認識「自然法則」，但一個沒有接受教會訓導的民族，無法持久地保存所有這些知識。²¹²¹因此，一個沒信奉真正宗教的人無法持久地實踐所有誠命。²²在這些條件下，如果不認識和遵守天主的法律，就不可能有基督宗教的秩序，所以只有在聖教會內才能實現卓越的文明和文化。事實上，正如聖庇護十世所說，文明

越是真實，越是持久，越是碩果累累，越是純正的基督徒；文明越遠離基督宗教的理想，就越腐敗，為社會帶來更大的不幸。因此，根據事物的內在本質，教會實際上也成為基督宗教文明的守護者和保護者。²³

E. 無與倫比的非法性

如果這就是秩序和合法性，那麼人們就很容易看出「大革命」是甚麼，因為它是秩序

²⁰ 參見聖多瑪斯·阿奎那的《論君主政治》，*De Regime Principum*, 1, 14-15.

²¹ 參見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第三期會議，第2章（Denzinger 1786）。

²² 參見脫利騰大公會議第六期會議（Denzinger 812）。

²³ 聖庇護十世，《論意大利公教行動》通諭（*Il fermo propositio*），1905年6月11日，Bonne Presse, Paris, vol. 2 p. 92.

的對立面。它是極混亂和非法的。

3. 革命的驕傲、肉慾及形而上價值觀

兩個被視為形而上價值觀的概念，能恰當地表達「大革命」的精神就是：絕對平等、完全自由。另外有兩種最能為它服務的激情是：驕傲和肉慾。

在提到激情時，我們必須解釋我們在這部論述中使用這個詞的意義。為了簡潔起見並遵循不同作者在靈性問題上的用法，每當我們談到作為革命推動者的激情時，我們指的是狂亂無序的激情。而且，為了與日常用語保持一致，我們把所有存在於人身上的罪惡衝動，都包括在狂亂無序的激情中，這些罪惡都是肉體、視覺和生命的驕傲這三重強烈慾望所造成的後果。²⁴

A. 驕傲與平等主義

驕傲的人，受制於他人的權威，首先憎恨壓在他身上的特殊枷鎖。

在第二個階段，驕傲的人普遍憎恨所有權威和枷鎖，更討厭抽象的權威原則。

因為他憎恨一切權威，他也憎恨任何形式的優越感。在這一切事物上，存在著對天主的真正仇恨。²⁵

這種對任何不平等的憎恨，去到一個地步，會驅使一些高層人士冒險甚至失去職位的地步，只為了避免接受別人優越過自己。

還有更多。在極度惡毒的情況下，驕傲可能會導致人們為無政府狀態而戰，並拒絕施於他的最高權力。這是因為這種權力的簡單存在，就隱含地證明了權威的原則，包括驕傲的人在內的每一個人都可能要服從。

那麼，驕傲可以導致最激進、最徹底的平等主義。

這種激進的、形而上的平等主義有多個方面。

a. *人與神平等*。泛神論、內在論，以及所有深奧的宗教形式都旨在將天主與人置於平等的立足點上，並賦予後者神聖的屬性。無神論者是平等主義者，為了避免肯定人是神的荒謬，他犯下了宣稱神不存在的荒謬行為。世俗主義是無神論的一種形式，因此也是平等主義的一種。它斷言不可能確定神的存在，因此，人應該在現世行事，就好像神不存在一樣；換句話說，他應該表現得像一個廢黜神的人。

²⁴ 參見若一 2:16。

²⁵ 參見下文第 m 項。

b. *教會領域中的平等*：壓制獲賦予聖秩、訓導及管治權力的神職人員，或至少壓制具有教會聖統層級的神職人員。

c. *不同宗教之間的平等*。一切宗教歧視都應受到鄙視，因為它侵犯了人的基本平等。因此，不同宗教必須受到嚴格的平等對待。聲稱只有一種宗教是真實的，而排除其他宗教，這等於肯定優越性，與福音的溫和相矛盾，而且是不明智的行為，因為它關閉了人們反對它的心。

d. *政治領域的平等*：消除或至少減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不平等。權力不是來自天主，而是來自大眾；他們發號施令，政府必須服從。君主政體和貴族制度應該被視為本質邪惡的政權而被禁止，因為它們是反平等主義的。只有民主才是合法、公正、合符福音的。²⁶

e. *社會結構的平等*：壓制階級，特別是那些因世襲而延續的階級，根除所有貴族對社會發展方向和文化習俗整體基調的影響。智力優於體力勞動構成的自然等級制度，將隨著克服它們之間的區別而消失。

f. *廢除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間機構*，以及每個社會機構固有的特權。無論「大革命」多麼痛恨君主專制主義，它更痛恨中間機構和中世紀的有機君主政體。這是因為君主專制統治傾向於將所有臣民，甚至地位最高的人，置於一個較低而相互平等的地位，這預示著個人的煙滅和隱匿，而這種狀態在社會主義社會一些大城市集中地達到了頂峰。在被消滅的中間群體當中，家庭排在第一位。在設法消滅它之前，「大革命」試圖以各種方式貶低它、肢解它和詆毀它。

g. *經濟平等*。沒有人擁有任何東西；一切都屬於集體的。私有財產連同每個人獲得其辛勤勞動的全部成果，以至選擇職業的權利，都一併被廢除。

h. *存在於外表的平等*。多樣化很容易導致地位的不平等。因此，盡量減少在衣著、住屋、家具、習慣等方面的多樣化。

i. *靈魂平等*。可以說，宣傳使所有靈魂標準化，剝奪了他們的特點，甚至於他們自己的生命。甚至兩性之間的心理和態度差異，也傾向於盡可能縮小。人本質上是一個由不同但和諧相處的靈魂組成的大家庭，基於共同點而團結起來的，但正因如此，個人消失了。群眾帶著偉大的、空虛的、集體奴役的靈魂冒起來。²⁷

²⁶ 參見 聖庇護十世宗座牧函《我們的宗徒職》(Notre charge apostolique)，1910年8月25日，American Catholic Quarterly Review, vol. 35 (October, 1910), p.700.

²⁷ 參見庇護十二世聖誕節廣播，1944年，載於 Vincent A. Yzermans, Major Addresses of Pope Pius XII (St. Paul: North Central Publishing Co., 1961), vol. 2, pp.81-82.

j. *一切社會關係的平等*：成人與青少年、僱主與員工、教師與學生、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子女等等。

k. *國際秩序中的平等*。國家是由對一塊領土行使完全統治權的獨立人民組成。因此，在國際公法中，主權是財產的象徵。一旦我們接受一個民族（其特徵使它有別於其他民族）和主權的觀念，我們就必然面對能力、美德、數量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一旦接受領土的概念，我們就會有不同領土空間之間出現在數量和質量上的不平等。這就是為甚麼本質上是平等主義的「大革命」，夢想著將所有種族、所有民族和所有國家合併為一個單一種族、人民和國家。²⁸

l. *國家不同部分的平等*。基於同樣的原因，透過類似的手段，革命往往會消除現時在各國內部任何有利於地區主義的事物，無論是政治的、文化或其他方面。

m. *平等主義和對天主的仇恨*。聖多瑪斯·亞奎納（Thomas Aquinas）教導²⁹，創造物的多樣性及其等級變化本身是好的，使到造物主的完美在整個創造中更加耀眼奪目。他進一步說，在地上的樂園和這片流亡之地，天主在天使³⁰之間和人類之間建立了不平等。³¹基於這個原因，一個受造物皆平等的世界，將是一個盡可能消除受造物與造物主之間相似性的世界。在原則上仇恨一切不平等，就是在形而上反對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最好的相似性。這就是仇恨天主。

n. *不平等的限度*。當然，人們不能從這教義解釋中得出結論，認為不平等總是和必然是一件好事。

仅仅因为是人这一事实而产生的权利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所有人在本質上都是平等的，只是偶然有所不同。僅僅因為人這一事實而產生的權利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生命權、榮譽權、足夠的生活條件（因此還有工作權）、財產權、組建家庭等權利，而最重要的是認識和實踐真正宗教的權利。威脅這些權利的不平等，是違背了天主的旨意。然而，在這些限制之內，由美德、才能、美麗、力量、家庭、傳統等偶然因素而產生的不平等，是公平的，也符合宇宙的秩序。³²

B. 感官享受與自由主義

就像滋生所有平等主義的驕傲感一樣，更廣義的感官享受也是自由主義的根源。人們

²⁸ 見第一部分第 11 章第 3 節。

²⁹ 參見 Summa Contra Gentiles II, 45; Summa Theologica, 1, q. 47, a. 2.

³⁰ 參見 Summa Theologica, 1, q. 50, a. 4.

³¹ 同上 q. 96, aa, 3, 4.

³² 參見庇護十二世聖誕節廣播，1944 年，同前引，第 81-82 頁。

正是在這些可悲的深處，發現「大革命」兩種形上學原則之間的聯繫，即平等和自由；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兩種原則是互相矛盾的。

a. *靈魂的等級*。在所有可見和不可見的受造物身上，天主都留下了印記，在人類的靈魂也留下同樣的印記。理智應引導意志，意志應支配感官。由於原罪，人的感官慾念和由理性引導的意志之間始終持續地交戰：「我發現在我身體內，另有一種法律，與我理智所贊同的法律相衝突。」³³

然而，即使君主淪為總是企圖反抗的臣民，意志始終有辦法佔上風……前提是它不抗拒天主的恩寵。³⁴

b. *靈魂中的平等主義*。革命進程的目的是要實現普遍的平等，但往往只是那些應該服從的人篡奪了統治權而已。一旦這個進程被轉移到靈魂的力量關係中，就會導致可悲的、不受控的激情對軟弱敗壞的意志和暗淡的理智的專制，尤其是強烈的感官慾望支配了謙虛和羞恥等情感。

當革命宣稱絕對自由是一種形而上的原則時，它這樣做只是為了證明，放任最糟糕的激情和最有害的錯誤的自由路線是正當的。

c. *平等主義和自由主義*。這種顛倒，即不受約束的激情所要求的思考、感受和做任何事情的權利，是自由主義的本質。這一點在自由主義學說的一些更加極端的形式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透過分析它們，人們會發現自由主義不關心善的自由。它只關心惡的自由。在掌權時，它很容易、甚至欣然盡可能地限制善的自由。但在許多方面，它保護、偏袒和促進惡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它表明自己與天主教文明對立，因為後者對善給予全力的支持和完全的自由，並盡可能地約束惡。

現在，這種對惡的自由正是人類的自由，只要他內心是「革命性的」，也就是說，只要他同意任由激情專橫凌駕他的理智和意志。

因此，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是同一棵樹上的果實。

順帶說一句，驕傲滋生對任何權威的仇恨時³⁵，會導致一種明顯的自由主義態度。在這方面，它必須被視為自由主義的積極因素。然而，當「大革命」認識到自由就會導致不平等，如果才能和使用才能方面不平等讓人享有自由，出於對不平等的仇恨，它決定犧牲自由。這就產生了它的社會主義階段，但這只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大革命」

³³ 羅 7:23。

³⁴ 參見羅 7:25。

³⁵ 參見上文 A 項。

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完全自由及平等共存的狀態。

因此，從歷史上看，社會主義運動只是自由主義運動的改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接受社會主義，正是因為在社會主義下，千萬種美好的或至少是無辜的事物被專制地禁止，而諸如嫉妒、懶惰和貪慾等最壞和最暴力的激情，就有條不紊地獲得滿足（有時表現出節儉）。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認為，擴大社會主義政權的權力，只不過是在制度邏輯上的一種手段，以實現那強烈渴求的目標，達致最終的無政府狀態。

因此，某些天真的或落後的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只是革命過程中的表面事件。他們的誤解是無傷大雅的，既不會擾亂革命的深刻邏輯，也不會擾亂革命勢不可擋的前進方向，當人們看清事物時會發現，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是並肩前進的。

d. *搖滾世代*。正如這裡所描述的，靈魂的革命過程在最近幾代人中，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用搖滾樂麻醉自己的青少年中，產生一種心態的特徵，是即興發生的最初反應，不受理智的控制或意志的有效控制，並以幻想和感覺佔主導地位，而不是對現實的系統分析。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種教育造成的後果，這種教育實際上消除了邏輯思考的作用和意志的真正形成。

e. *平等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根據前面的幾點，無序的激情的沸騰，一方面引起了對任何限制和法律的仇恨，另一方面又引起了對任何不平等的仇恨。因此，這種狂熱的情緒導致了馬克思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觀念，在此觀念下，進化的人類生活在一個沒有階級或政府的社會中，可以享受完美的秩序和最完全的自由，不會產生不平等。可以看出，這種理想同時是可想像的最自由和最平等的。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無政府烏托邦是如此一種狀態，當中人的個性達到了高度的進步後，能夠在一個既沒有國家也沒有政府的社會中自由發展。

儘管這個社會沒有政府，但人們仍能生活在完全有序的環境中，經濟生產是有組織的並高度發展，智力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區別，將成為過去。一個仍未確定的選擇過程會把經濟的方向交託予最有能力的人手中，而不會導致階級的形成。

這些將是不平等的唯一且微不足道的殘餘。但是，由於這種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歷史的最終期，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設，這些殘餘勢力將在以後的演變中被消除。

第八章：決定人類行為的理智、意志和感性

前面的討論需要對智力、意志和感性在錯誤與激情之間的關係中的作用進行解釋。

我們似乎在肯定，每個錯誤都是由智力構思出來的，目的是為某種混亂無序的激情辯護。因此，一個肯定自由主義準則的道德家，總是會被自由主義傾向所打動。

我們不是這麼想的。道德家可能只是認為智力的弱點是受原罪影響，而得出自由主義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必然存在其他性質的道德過錯，例如粗心大意？這是一個超出我們研究範圍的問題。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從歷史上看，激情經過極端猛烈的醞釀之後，最終衍生了這場「大革命」。我們絕不否認教義上的錯誤在這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從 15 世紀到 16 世紀，一直到 20 世紀，德邁斯特（de Maistre）、德博納爾德（de Bonald）、多諾索·科爾特斯（Donoso Cortes）等許多有價值的作家，都對這些錯誤以及每個錯誤衍生的方式，撰寫了大量研究。因此，我們無意在這個問題上糾纏。

然而，對我們來說，這是特別合適的時候，關注激情因素的重要性及其對我們所處的革命進程中的嚴格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因為，正如我們所見，這一點很少受到關注。因此，人們看不到「大革命」的全貌，就採取了不充分的反革命的方法。

現在我們補充關於激情如何影響思想。

1. 墮落的人性、恩典與自由意志

單憑本性，人類就可以了解許多真理並實踐各種美德。然而，如果沒有恩寵的幫助，他不可能堅持對所有誡命的認識和實踐。³⁶

這意味著，在每一個墮落的人身上，總是存在著智力上的弱點，並且在先有推理之前便有一種傾向，驅使他反抗律法。³⁷

2. 革命的萌芽

這種反叛的根本傾向，在某個時刻會得到自由意志的認可。墮落的人因此犯罪，違反了一條或多條誡命。但他的反叛可能進一步達到某個地步，對整個道德秩序產生或多或少未被承認的仇恨。這種本質上是革命性的仇恨，會產生教義的錯誤，甚至導致有意識地、明確地宣講一些違背道德律的原則，並據此展示教義就是這樣，從而構成了冒犯聖神的罪惡。

³⁶參見第一部分第 7 章第 2 節 D 項。

³⁷多諾索·科爾特斯（Donoso Cortes）對這個真理的重要展述，與目前的工作非常相關。參見他的“Ensayo sobre el Catolicismo, el Liberalismo y el Socialism,” in *Obras Completas*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46), vol. 2, p.377.

當這種仇恨開始引導西方歷史的最深層傾向時，「大革命」就開始了。它的進程繼續在今天開展，而其教義錯誤帶有這種仇恨的強烈印記，這是導致我們這個時代重大叛教的最主要原因。從本質上講，這種仇恨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種教義體系：它是無序的激情被加劇到一個極端的高度。

這種適用於這場特殊革命的肯定，並不意味著每個錯誤的根源總是存在著一種無序的激情。它也不否認，在特定的靈魂甚至社會群體中，釋放這種無序的激情經常是一種錯誤。我們只是斷言，革命進程作為一個整體及在其主要階段來看，難以控制的激情都有其最活躍和最深刻的根源。

3. 革命與惡意

人們可能會提出以下反對意見：如果激情在革命過程中如此重要，那麼它的受害者似乎總是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心懷惡意的。例如，如果新教是「大革命」的產物，那麼每個新教徒都有惡意嗎？這不違背教會的教義嗎？但教會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存在善意的靈魂。

顯然，一個完全有善意並被具有根本反革命精神的人，可能會因為不能克服的無知而陷入革命詭辯的圈套中（無論是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還是任何其他性質的詭辯）。這樣的人是沒有任何罪責的。

經過必要修正後，由於那些不自覺地的智力失誤的人，在某一或另一個有限制的觀點上接受革命學說，情況也是如此。

但如果有人被革命固有的混亂激情所感動，並認同革命的精神，那麼答案一定另作別論。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者可能會相信革命的顛覆性格言是極好的。因此，他不會虛偽，但他所犯的錯誤是有罪的。

此外，革命者可能會公開宣認一種他不相信或只是部分相信的學說。在這種情況下，他會是部分或完全不誠實。

在這方面，我們看來幾乎沒有必要強調，當我們肯定馬克思的學說沒有明言否定偽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時，我們並不是說，這兩個運動的專家在馬克思主義學說被寫成文字之前，就自覺地是馬克思主義者，並且虛偽地隱瞞了自己的觀點。

靈魂力量的有序安排，並且在恩寵的光照下，以及教會訓導當局的指導下，提高了智方的清醒程度，並且符合基督徒的美德。這就是為甚麼每位聖人都是平衡和公正的典

範。他們判斷的客觀性和堅定向善的意志，絲毫沒有被混亂激情所散發的惡毒氣息所減弱。

相反，當一個人的德行衰落並屈服於激情的枷鎖時，他對這種激情相關的各種事物的客觀性就會減弱。這種客觀性在人對自己做出判斷時尤其受到干擾。

在每個具體情況中，一個十六世紀或十八世紀緩慢前進的革命者，由於他的視野被「大革命」精神所蒙蔽，他有多大程度能夠認識到「大革命」學說的深刻意義和最終後果，這是天主的秘密。

無論如何，認為所有人都是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假設應該被完全排除。

第九章：「半反革命」也是「革命」之子

這裡所說的一切都是為實際觀察提供依據。

由於環境和巧合的相互作用，以這種內部「大革命」為標記的精神，可能會在一個或多個方面保留反革命的態度，例如在強烈的傳統和道德環境中成長。³⁸

然而，「大革命」的精神仍然在這些「半反革命分子」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在一個大多數人都處於這種精神狀態的民族當中，「大革命」將是不可壓抑的，直至他們改變。

因此，由於「大革命」的統一，只有徹底的反革命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至於「半反革命分子」，「大革命」的偶像開始動搖其靈魂，他們的處境有些不同。我們稍後再討論。³⁹

第十章：革命中的文化、藝術與氛圍

在描述了革命過程在靈魂最深處及民族心態中的複雜性和範圍之後，我們準備指出，文化、藝術和氛圍在革命進程中的全部意義。

1. 文化

革命的思想使它們能夠從其開創的趨勢中，以其追隨者和其他人眼中可接受的形象來

³⁸ 參見第一部分第 6 章第 5 節 A 項。

³⁹ 參見第二部分第 12 章第 10 節。

確立自己的地位。這些思想被革命者用來動搖後者的真正信念，從而釋放或加劇他們叛逆的激情，這些思想激發並塑造了「大革命」的制度，並且可以在知識或文化的最多樣化分支中找到，因為這些分支中幾乎不可能不參與，至少是間接地投入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鬥爭。

2. 藝術

鑑於天主一方面在某種形式、顏色、聲音、香味和味道與另一方面在某種靈魂狀態之間建立了神秘而美妙的關係，顯然，通過藝術可以對人的心理帶來深刻的影響，而個人、家庭和民族可以被誘導形成一種深刻的革命精神狀態。只要回想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與當時創造的時尚之間的相似之處，或者今天的革命動亂與當前時尚和所謂高級藝術流派的奢華的相以之處，對比一下已經足夠了。

3. 氛圍

環境可能有利於好的或壞的習俗。他們在某程度上贊同好習俗，他們可能反對革命，用令人讚歎的障礙作回應，或至少採取一種慣性態度，對每件事物都習以為常。他們在某程度上贊同壞習俗，可以向靈魂傳達革命精神的巨大毒素和能量。

4. 藝術與環境在革命過程中的歷史作用

因此，事實上，我們必須認識到，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民主化，系統化和日益粗俗化造成的極端，以及現代藝術的無產階級化行動，對促成平等主義的勝利所起的作用，這與頒布某些法律或建立某些實質政治制度一樣大，甚至更大。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例如，如果一個人成功制止一些不道德或不可知論的電影或電視節目的播出，那麼他為反革命所做的事情，遠比議會政治日常程序中的貢獻要大，因為他已導致了左翼內閣的倒台。

第十一章：罪與救贖的革命，以及革命的烏托邦

在革命的多個方面，重要的是要強調它誘導其後人低估或否定善與惡、原罪和救贖的概念。

1. 革命否定罪與救贖

正如我們所見，革命是罪惡的果實。然而，如果它承認這一點，它就會揭開自己的面具，轉而反對自己的行徑。

這就解釋了為何革命不僅對其罪惡根源保持緘默，而且也否認罪惡的觀念。它的徹底否認原罪和實際的罪，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影響：

否定道德律的有效性和存在，或賦予這類律例世俗主義虛妄和荒謬基礎的哲學或司法體系。

成千上萬的宣傳過程，在大眾中創造了一種無視道德而不直接否認其存在的靈魂狀態。所有對德行的崇拜，都被轉到諸如黃金、工作、效率、成功、安全、健康、身體美、肌肉力量和感官愉悅等偶像崇拜。

革命正在摧毀當代對罪惡的觀念、對善惡的區別。事實上，它否認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救贖，因為如果罪不存在，救贖就變得不可理解，並且失去了與歷史和生活的任何邏輯關係。

2. 歷史例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中對罪惡的否定

在每一個階段，革命都試圖淡化或從根本上否定罪惡的存在。

A. 個人的完美無瑕觀

在其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階段，革命教導人們，他們是被賦予了絕對正確的理性、堅強的意志和井然有序的激情。因此，出現了一種人類秩序的概念，被認為是完美存在的個人，就是一切，而國家甚麼都不是，或幾乎甚麼都不是，也許只是暫時必然的必要之惡。就在這個時期，人們認為錯誤和犯罪的唯一原因是無知，而關閉監獄的方法，就是開辦學校。個人的無原罪觀就是這些幻想的基本教條。

自由主義者反對國家潛在的主導地位，以及可能使他脫離公共事務方向的派系形成的強大武器就是政治自由和普選權。

B. 群眾與國家的完美概念

早在上個世紀，這個概念至少有一部分的不準確性已經顯而易見，但「大革命」並沒有退卻。它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簡單地用另一個概念取而代之，即群眾與國家的完美觀。根據這個概念，個人傾向於利己主義，可能會犯錯，但群眾總是對的，永遠不會被自己的激情沖昏頭腦。國家是他們無可挑剔的行動手段，普選是他們絕對正確的表達方式，由此產生了充滿社會主義思想的議會，或者是一位魅力超凡的獨裁者，一貫地以其堅強的意志，引導群眾實現自己的意願。

3. 科學及技術的救贖：革命烏托邦

無論如何，不管把全部信心寄託在個人、群眾或國家上，革命所信任的都是人。借助

科學和技術，人類可以自給自足，可以解決他的所有問題，消除痛苦、貧窮、無知、不安全，總之，我們所指是一切由原罪或實際罪惡所產生的後果。

革命帶領我們走向的烏托邦是這樣的一個世界，當中的國家聯合成一個普世性的共和國，只有地理上的名稱，一個既沒有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世界，由科學和技術、宣傳和心理學來管理，無需靠超自然現象來獲得人類的最終幸福。

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沒有立足之地，因為人類將用科學戰勝邪惡，並將地球變成一個技術上令人快樂的天堂。他希望有一天能通過無限延長生命來戰勝死亡。

第十二章：革命的和平主義和反軍事主義特徵

根據前一章，我們很容易就能掌握到革命的和平主義和因此而來的反軍事主義的特徵。

1. 科學將結束戰爭、軍隊及警察

在革命的科技天堂裡，和平必須是永久的，因為科學已表明戰爭是邪惡的，而科技能克服引起它的一切原因。

因此，革命與武裝部隊之間根本不相容。這些部隊將不得不廢除。在普世共和國中，只會有一支警察部隊，不過當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徹底消滅了罪行之後，這支部隊就會被廢除。

2. 革命與劃一在教義上的不相容

劃一本身含蓄地證明了一些真理，儘管這些真理毫無疑問有些籠統，但肯定具有反革命特徵：

——存在著比生命本身更偉大的價值觀，人應該願意為之而死——這完全與厭惡風險和痛苦，崇尚安全和極度依戀塵世生活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心態相反；

——道德的存在，因為軍事狀況完全建基於榮譽觀念、為善事服務、反對邪惡的力量觀念等等。

3. 革命的情操與軍人生活對立

最後，「大革命」與軍事精神之間，在情操上是互相抵觸的。在取得完全控制之前，「大革命」是冗長的、誇誇其辭和詭計多端的。軍事方式是以直接、激烈、直截了當的途徑解決問題，不符合我們所謂革命的當前氣質。我們強調當前是針對我們正在

「大革命」的現有階段，因為當「大革命」無所不能時，沒有甚麼比它更專制、更殘酷。俄羅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即使如此，分歧仍然存在，因為軍事精神與劊子手的精神截然不同。

在分析了革命烏托邦的各個方面之後，我們結束了對「大革命」的研究。

第二部分

反革命

第一章

反革命是一種反應



1. 反革命：一場具體而直接對抗革命的鬥爭

如果這就是革命，那麼反革命是什麼呢？從字面上的理解，去除了日常在語言中給予它的非法和煽動性的內涵，反革命是一種反應。也就是說，它是針對另一種行為的行動。它對革命的作用，類似於反宗教改革對偽宗教改革的作用。

2. 這種反應的可貴

反革命之所以是可貴和重要，是由於其反應的特性。事實上，如果革命正在傷害我們，沒有什麼比一場旨在粉碎它的反應更加不可或缺。在原則上，反對反革命的反

應，就等於渴望把世界交給革命來控制。

3. 一場反對當今對手的反應

在這裡必須補充一下，從這個角度來看，對革命的反應既不是也不能是一場空泛的運動，與幻象鬥爭的運動。它必須是二十世紀的反革命，向實際上是當今的革命宣戰。因此，它必須針對當今被激發起的革命激情、當今所形成的革命思想、當今所見的革命氛圍、當今的革命藝術和文化進行反擊，以及針對在任何層面上當今最積極推動革命的個人和言論進行反擊。對革命的反應因此不僅純粹陳述革命過去的邪惡行為，更是在當下力圖阻止其發展。

4. 反革命的現代性和整體性

反革命的現代性並不在於忽視革命，也不在於與之達成哪怕是最低度的協議。相反，它在於深刻了解革命的不變本質和與之相關的當代偶發事件，以智慧、靈活和系統的方式，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及每一位光明之子的協助來對抗革命的本質和其相應事件。

第二章

反應和歷史的靜止

1. 須恢復的是什麼

革命如果是混亂無序的，反革命就是恢復秩序。而所謂的秩序，我們指的是基督皇權中的和平，也就是基督宗教文明，嚴格且有等級的，基本上是神聖的，反對平等主義和自由主義。

2. 須創新的是什麼

然而，根據歷史法則的力量，世俗的事物不會靜止，反革命所產生的秩序必然具有其獨特之處，使其與革命前存在的秩序相異。當然，這種肯定不是指原則，而是指事故。然而，這些事故卻至關重要，值得一提。

由於我們無法對此進行詳細討論，只會簡單指出，在一般情況下，當有機體發生骨折或撕裂時，修復或癒合位置會受到特殊的保護。這是由於天主慈愛的眷顧，以繼發性原因來防止新的災難發生。這可以在骨折的情況下觀察到，在斷裂位置或者在傷痕組織上以加固修復的形式出現。這是模擬事實的物質形象在精神秩序中出現。一般來說，真正改過的罪人對罪惡的恐懼程度，比他在墮落之前的最好時代還要更大。這是悔罪聖人的歷史。同樣，在每次考驗之後，教會都會特別武裝起來，以對抗試圖使其傾覆的邪惡勢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宗教改革。

根據這個法則，反革命所產生的秩序將比中世紀三個受到「革命」傷害的主要方

面更加出色：

——深刻尊重教會權和教宗的權利，以及在最大可能的範圍內使世俗生活的價值神聖化，這一切都是反對世俗主義、跨宗派主義、無神論和泛神論，以及它們各自的後果。

——由於反對「革命」的平等主義形而上學，成就了一種貫穿社會和國家、文化和生活各個方面的等級精神。

——勤勉地發掘和打擊邪惡的萌芽或隱藏形式，以詛咒和譴責的方式懲罰它，並以堅定不移的態度處罰它的所有表現形式，特別是那些冒犯正統和純潔風俗的行為，反對革命的自由形而上學及其放縱和保護邪惡的傾向。

第三章

反革命與對新奇事物的渴望

我們許多同代人，是「革命」的子女，傾向無條件地熱愛現在、崇拜未來、並毫不保留地輕蔑和仇恨過去。這種傾向引起了對反革命一系列的誤解，應該加以制止。最重要的是，對許多人來說，反革命的傳統主義和保守特質使其成為人類進步的天生敵人。

1. 反革命是傳統主義者

A. 理由

正如我們所見，反革命是在革命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一種努力。革命不斷反對整個基督宗教制度、教義、習俗，以及我們從祖先那裡接受而存在於今日且尚未完全廢棄的生活方式、感覺和思維方式。因此，反革命是基督徒傳統的守護者。

B. 燃燒的燈芯

「大革命」襲擊基督教文明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與巴西森林中某種樹的方式相類似。這種樹木叫絞殺榕（strangler fig），它纏繞在另一棵樹的樹幹上，完全覆蓋並將其殺死。革命以其「溫和」和低速的流動，接近基督文明，以便纏繞和摧毀它。我們所處的時代，這種奇怪的毀滅現象尚未完成。換句話說，我們處於一種混合狀態中，其中我們幾乎可以稱之為基督教文明的致命殘骸，以及許多最近才廢棄但不知何故在人類記憶中仍然存活的傳統氣味和遙遠的行動，與許多革命性的制度和習俗並存。

面對一個輝煌的基督教傳統生命仍然轉動和教宗良十三的《新事》通諭開端提及到的對新奇事物狂熱所激發的革命行為之間的掙扎，真正的反革命成為好傳統的寶庫的捍衛者，這只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些是基督宗教過去的價值觀，它們仍然存在並且必須得到拯救。在這意義上，反革命的行為就像我們的主，祂不是來滅掉燃燒的燈

芯，也不是來打斷受傷的蘆葦。⁴⁰ 因此，祂想必滿懷愛心地試圖拯救所有這些基督教傳統。反革命行動本質上是傳統主義的行動。

C. 虛假的傳統主義

反革命的傳統主義精神與虛假且狹隘的傳統主義毫無共通之處，後者僅出於對舊形式的喜愛，而保留某些禮儀、風格或習俗，沒有對產生它們的教義有任何欣賞。這只是考古學，而不是一種健全且有活力的傳統主義。

2. 反革命是保守的

反革命是保守的嗎？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而且是深刻的。從另一方面來看，不是，並且同樣是深刻的。

如果是要保留當前一些良好且值得存在的東西，那麼反革命就是保守的。

但是，如果問題是要使我們所處的混合狀況長久存在，保持革命進程處於當前階段，同時像鹽柱一樣保持靜止，站在歷史和時間的邊緣，同樣擁抱我們這個世紀的善惡，追求善惡的永恆和諧共存，那麼反革命既不是保守的，也不能是保守的。

3. 反革命是真正進步的必要條件

反革命是否支持進步？如果是真正的進步，是的。如果是走向革命烏托邦，那就不是。

在其物質方面，根據天主的法則，真正的進步在於正當利用自然的力量，為人類服務。因此，反革命與當今過度的技術主義、對新奇、速度和機械的崇拜，以及機械方式組織人類社會的可悲傾向，沒有任何關係。這些都是庇護十二世深刻且明確地譴責的過度行為。⁴¹

在基督宗教的理解中，一個民族的物質進步不是進步的要素。後者首先依賴靈魂力量的充分發展，以及人類向著完美品德的提升。因此，反革命對進步的概念認為精神價值比物質考量更為普遍。因此，反革命應該在個人和人群中推動一切與真正的宗教、哲學、藝術和文學相關事物的尊崇，而非對身體的利益和物質開發的重視。

最後，要清楚區分革命和反革命對進步的概念，有必要指出，反革命考慮到世界將永遠是一個悲哀之谷和通向天堂的通道，而革命則認為進步應該讓地球成為一個樂土，人類在那裡幸福地生活，沒有對永恆的思考。

從正當的進步概念中，人們可以看出，革命進程恰恰與之相反。

因此，反革命是保持真正進步的正常發展和擊敗革命烏托邦的關鍵條件，後者只是進步的幌子。

⁴⁰ 參閱瑪 12:20。

⁴¹ 參閱 Christmas broadcast, 1957, in Yzermans, *The Major Addresses of Pope Pius XII*, vol. 2, p.233.

第四章

何謂反革命？

反革命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用兩種方式來回答：

1. 實際上

真正的反革命者是：

- 瞭解革命、秩序和反革命各自的精神、教義和方法；
- 熱愛反革命和基督教秩序，憎恨革命和「反對秩序」；
- 將這種愛和這種仇恨作為所有理想、偏好和活動的軸心。

當然，這種心態並不需要高等教育。聖女貞德（Saint Joan of Arc）雖然不是神學家，但她在思想上的神學深度令判官驚嘆不已。同樣地，納瓦爾（Navarre）、旺代（Vendee）或蒂羅爾（Tyrol）等地的普通農民，因對革命的精神和目標有著令人欽佩的理解，常常成為反革命最出色的士兵。

2. 潛在性

潛在的反革命者是那些具有革命者的一些觀點和感受方式的人，不論是因為疏忽或其他偶然的原因，他們的個性深度並未受到革命精神的影響。這些人有了警醒、啟發和方向後，很容易接受反革命的立場。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先前提到的「半反革命者」有所不同。⁴²

第五章

反革命的策略

反革命的策略可以從個人、團體或輿論思潮的角度來檢視，分為三種思想：實際的反革命思想、潛在的反革命思想和革命思想。

1. 關於實際的反革命

真正的反革命者並不像人們起初以為的那樣罕見。他對事物有清晰的看法，對一致性有基本的喜愛，並擁有強韌的靈魂。因此，他對當代世界的紛亂和即將來臨的災難有著清醒的認識。但他的清醒使他感受到自己經常完全陷入孤立的狀況，在混亂當中似乎沒有解決之道。因此，許多時候，反革命者保持沮喪的沉默——一種悲傷的狀

⁴² 參閱第九章第一節。

態，《聖經》如此說：「孤單者有禍了」。⁴³

反革命行動必須首先要找出這一類人，使他們彼此熟悉，並引導他們在公開表達自己的信念時互相支持。這可以通過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實現：

A. 個人行動

這種行動首先必須在個人層面上進行。沒有什麼比年輕的大學生、軍官、教師、特別是神父、貴族或在其圈子內有影響力的藍領工人坦率且自豪地表明反革命立場更有效。最先的反應有時會是憤慨的。但如果他堅持下去，在一段時間後，根據情況而定，逐漸會有其他人加入。

B. 聯合行動

這些個人的接觸自然而然地在不同的環境中產生了幾個反革命者，他們聚集在同一個靈魂的大家庭中，他們的力量因為這種結合而倍增。

2. 關於潛在的反革命者

反革命者應該將革命和反革命在宗教、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來。這是必要的，因為潛在的反革命者通常只從某一特定角度看待革命和反革命。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可以且應該被革命和反革命的整體願景吸引到。僅在一個領域（例如政治上）辯論的反革命者會大大限制他的吸引力，使自己的行動陷入貧瘠，因此面臨衰亡。

3. 關於革命者

A. 反革命行動的創舉

在革命和反革命面前沒有中立者。實際上可能存在一些非戰鬥人士，不過他們的意志或意向屬於兩個陣營中的一個，無論是有沒有意識的。因此，我們所指的革命者不僅僅是革命的完全和公開的支持者，還包括「半反革命者」。

如我們所見，革命是通過隱藏其完整面貌、真正的精神和最終的目標，而取得進展的。

對革命者最好的反駁方法是將其完整地展示出來，無論是關於其精神和整體行動，還是關於其每一個看似單純和微不足道的表現或動機。因此，揭去它的面紗，是對它的最嚴厲打擊。

因此，反革命力量必須全力以赴地致力完成這項任務。

其次，對於反革命行動的成功，好的辯證法和其他資源當然是不可或缺的。

與「半反革命者」及具有反革命「血液」的革命者合作，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這種

⁴³ 德 4:10。

合作帶來了一個特殊問題：到什麼程度是明智的？就我們看來，對抗革命的鬥爭只有通過聯合那些根本不愛受革命病毒影響的人，才能恰當的展開。可以想像，反革命團體能夠與上述的人合作達成某些具體目標。但是，接受與受革命影響的人作全面和持續的合作，是最明顯的不智之舉，也許是導致反革命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B. 革命者的反攻

通常情況下，當革命者沒有或只有弱小的對手對抗他時，他會變得脾氣暴躁、囉嗦且趾高氣揚。然而，如果有人自豪而大膽地對抗他，他會變得沉默並組織一場沉默的運動。然而，在沉默之中，人們會感受到隱秘的誹謗聲或對他的對手的「過度邏輯」竊竊私語。

然而，這是一種混亂和羞愧的沉默，從未被任何有意義的反駁所打破。面對這種混亂和失敗的沉默，我們可以對勝利的反革命者，說出費約（Veillot）在某場合所寫的激勵人心的話：「質問沉默，它不會作出回答」。⁴⁴

4. 反革命策略中的精英與群眾

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反革命應該努力爭取民眾的支持。然而，這不應該是短期的主要目標。反革命者無需因為絕大多數人目前不站在他這一邊而感到沮喪。的確，歷史的精確研究告訴我們，革命並不是由群眾發動的。他們之所以朝著革命的方向前進，是因為他們背後有革命精英的支持。如果他們背後有相反取向的精英，他們也可能會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客觀的歷史觀察表明，群眾因素是次要的；主要因素是精英的形成。在這種形成過程中，反革命者總是可以利用其個人行動的資源，因此，儘管他可能面對物質和技術手段的缺乏，他仍然可以獲得良好的結果。

第六章

反革命行動手段

1. 重要行動方法的選擇

當然，原則上，反革命行動應該擁有最好的手段：電視、廣播、主要報刊，以及理性、高效和卓越的宣傳。真正的反革命者應該始終傾向於使用這些手段，克服一些同伴的悲觀態度，後者因經常看到這些手段落在黑暗之子手中，便立即放棄了使用這些手段的一切希望。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反革命行動事實上往往必須在沒有這些資源的情況下進行。

2. 適度手段的運用：它們的功效

⁴⁴ Louis Veillot, *Oeuvres Completes* (Paris: Lethielleux Librairie Editeur, n.d.), vol. 33, p. 349.

即便如此，哪怕是最微薄的方法，只要以正直的精神和智慧加以利用，反革命行動也能獲得非常可觀的成果的。正如我們所見，即使只剩下單純的個人行動，反革命行動仍然是可行的。但如果沒有個人行動的參與，則反革命行動是極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個人行動能夠得到良好的成就，就為一切進步开辟了道路。

刊載反革命靈感的小型刊物，如果水準良好，會出人意料地有效，尤其是在最主要的任務上——讓反革命者相互瞭解。同樣有效甚至更為有效的，是書籍、演講平台，或者為反革命服務的教授職位。

第七章

反革命的障礙

1. 反革命者需避免的陷阱

在反革命者中要避免的陷阱，往往涉及反革命代理人的某些不良習慣。反革命會議或出版物的主題應該精心挑選。反革命的方法應始終是意識形態的，即使是處理充滿細節和偶然事件時也是如此。例如審視當前或最近的黨派政治問題可能是有用的。但是，過分強調個人的小問題，將與地方意識形態對手的鬥爭作為反革命行動的主要目標，將反革命描繪成一種單純的懷舊（儘管這種懷舊當然是合法的）或一種單純的個人忠誠的義務，即使這種忠誠是聖潔和公義的，都是將特定事物描繪成一般，將局部的描繪成整體。這就嚴重傷害了渴望服務的事業。

2. 革命口號

在其他時候，這些障礙包括革命口號，這些口號即使在最優秀的圈子裡也經常被視為是教條。

A. 「反革命已過時」

在這些口號中，最普遍和有害的是聲稱反革命無法在當今世代興盛，因為它與時代精神相悖。歷史不會倒退。

如果這個特殊的原則是真的，那麼天主教就不會存在了，因為無可否認，《福音》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和宗徒宣講的年代背景根本相反的。此外，日耳曼-羅馬西班牙也不會存在，因為從科瓦東加（Covadonga）到格拉納達（Granada）沒落的八個世紀之後，沒有甚麼比重建西班牙的基督徒輝煌更像復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更像回到過去。文藝復興，對革命者來說是如此珍貴，至少從不同角度來看，是對一種已僵化逾千年的文化和藝術自然主義的回歸。

因此，歷史充滿了在善與惡之路上來來往往。

順便說一句，每當革命認為某物符合時代精神時，必須謹慎行事，因為往往它希

望恢復的是某些異教時代的垃圾。比如說，離婚、裸體主義、暴政或煽動主義，這些在古代世界中是如此普遍的現象，怎會是新的呢？為什麼離婚倡導者被認為是現代，而捍衛婚姻不可解除的人被視為過時呢？革命對於現代的概念，相當於所有讓驕傲和平等主義、享樂主義和自由主義所自由發揮的東西。

B. 「反革命是否定主義」

根據革命的另一個口號，反革命顧名思義是把自己定義為負面並因此徒勞無益的東西。這只是文字遊戲，因為根據否定的否定，對應的是肯定，人類精神許多最積極的概念是用負面的形式去表達的：無誤、獨立、無辜等等。僅僅因為這些價值觀的負面表述而為它們而戰，會是消極的嗎？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在定義教宗無誤時，是否進行了否定的工作？無玷聖母是天主之母否定性的特權？

如果在當前的言論中，堅持否定、攻擊和持續監視對手被稱為「否定主義」，那麼反革命本質上是一種根本性的、全面的否定主義，而不僅僅是一種否定。正如我們所說，這是針對另一個運動的運動，在鬥爭中，人們不將目光集中在其對手身上，保持爭辯、攻擊和反擊的態度，是不可想像的。

C. 「反革命者是善辯的」

第三個口號批評反革命者的知識作品，具有否定性和辯論性的特點，過分強調對錯誤的駁斥，而不是簡單地解釋真理，對糾正錯誤漠不關心。這些作品被認為是適得其反的，因為它們激怒了對手並將其趕走。除了可能出現的過度行為，這種看似消極的做法是完全合理的。正如先前所述，革命的教義包含在路德（Luther）和早期革命者的否定中，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才逐漸變得明確。因此，反革命的作者從一開始就感覺到——並且理所當然地——在所有革命的闡述中都存在著一些超越這些闡述的東西。在革命過程的每個階段中，更重要的是考慮革命者的心態，而不僅僅是那個特定階段所宣稱的意識形態。如果這樣的工作要變得深刻、有效且完全客觀，就必須通過艱苦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把革命過程中隱含的內容弄清楚。只有這樣，才能像攻擊革命般攻擊它。這一切都迫使反革命者將目光集中在革命上，同時用革命的錯誤來闡述和肯定他們的論點。在這艱苦的智力勞動中，存在於教會訓導的神聖寶庫中的真理和秩序的教義，構成了反革命者汲取新舊事物的寶庫⁴⁵，以便他們越來越深入瞭解革命的黑暗深淵，從而駁斥它。

因此，在幾個最重要的方面，反革命工作是全面的否定性的和辯論性的。出於類似的原因，教會訓導當局常常將真理與歷史進程中出現的異端的關聯來作定義，並將這些真理表述為對相反錯誤的譴責。教會從不害怕以這種方式行事會傷害靈魂。

3. 面對革命口號的錯誤態度

A. 忽視革命口號

⁴⁵ 參閱瑪 13:52。

反革命的努力不能只是紙上談兵。換句話說，它不能滿足於在純科學和學術層面上用辯證法來對抗革命。當反革命認識到這個層面的重要，甚至非常重要時，必須習慣地保持對革命的關注，把它看作是公眾輿論的整體思想、感受和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反革命者應該非常重視對革命口號的反駁。

B. 消除反革命行動的爭辯性

可悲的是，為阻止反革命攻擊革命，而以一种更「同情」和「積極」色彩來呈現反革命的想法，是削弱其內容和活力的最快速方法。⁴⁶

任何採用這種可悲策略的人，就如一個國家元首面對敵軍越境，而停止一切武裝抵抗，希望這樣能贏得敵人同情來緩和入侵者一樣的無知。事實上，他會破壞反應的動力，卻不會使敵人停下來。換句話說，他將棄守自己的國土。

這並不意味反革命的語言不應該因應情況而出現細微差異。

主耶穌在猶太地區傳教，那裡深受背信棄義的法利賽人影響，因此採用了強硬的措辭。相反，加利利那裡的民風純樸，法利賽人的影響較小，祂的措辭變得教導性，較少爭論。

第八章

反革命的前進特徵及反革命的「衝擊」

1. 反革命有一個進程

顯而易見，反革命就像革命一樣，也是一個進程，因此它循序漸進、有條不紊地走向秩序是可以研究的。然而，有一些特徵深刻地把這種前進與朝向完全混亂的革命運動區分開來。這是因為善的動力與惡的動力有著根本的不同。

2. 革命進程的典型特點

A. 急速前進

在討論革命的兩種速度時，我們看到一些靈魂在瞬間受到其格言的吸引，立即招致一切錯誤的後果。⁴⁷

B. 緩慢前進

我們也看到，其他人是逐漸、一步步地接受革命的學說。在許多情況下，這個過程持續發展，代代相傳。一個強烈反對革命的「半反革命」者，他的兒子反對革命的程度較輕，孫輩對革命漠不關心，而曾孫輩則完全融入了革命的潮流中。

⁴⁶ 參閱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3B 項。

⁴⁷ 參閱第一部分第六章第 4 節。

這種情況的原因，正如我們所說，是某些家庭在其心態、潛意識和感受中，有殘餘的反革命習慣和酵母，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為秩序服務。在這樣的家庭中，革命的腐化不那麼具有動力，因此錯誤只能潛伏偽裝自己，逐步在他們的精神中前進。

這種緩慢的節奏也解釋了許多人在一生中如何大幅度改變自己的觀點。例如，青少年會根據他們所處的環境，對於不雅的時尚有嚴肅的看法。隨著習俗向更加放縱的方向「演變」，這些人適應了後來的時尚。隨著年齡增長，他們對年輕時強烈譴責的服裝風格表示贊賞。他們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因為他們悄然而不知不覺地經歷了革命的細微階段。他們既沒有足夠的洞察力，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感知他們被革命引領的方向，而這革命正在他們周圍發揮作用。漸漸地，他們最終可能走到了與自己同齡的革命者一樣遠的地步，而革命者早在青少年時期已選擇了第一速度。真理和善良在這些靈魂中已經被打敗了，但並非完全戰敗。面對嚴重的錯誤和嚴重的邪惡時，他們開始時可能會有一種勝利和救贖的方式，感知到革命的邪惡深度，並引領他們採取明確而系統的態度，反對它的所有表現。為了避免這些對靈魂有益的衝擊和這些反革命的結晶，革命一步步地前進。

3. 如何摧毀革命的進程

如果這就是革命引領其大多數受害者的方式，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人脫離這個進程呢？這是否意味着被高速革命進程所牽引的人轉向反革命的方式與此不同？

A. 聖神的眾多方式

沒有人能限制天主在靈魂中的無盡多樣方式。試圖將如此複雜的事情歸納為純粹的概要是荒謬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指出一些應避免的錯誤和一些應提出的謹慎態度。

每一次皈依都是聖神行動的果實，祂根據每個人的需要向他說話，有時以威嚴的嚴肅的態度，有時以母性的溫和，但從不說謊。

B. 沒有什麼應該被隱藏

因此，從錯誤到真理的旅程中，靈魂不必與革命的狡詐沉默或其欺詐變化作鬥爭。靈魂應該知道的，沒有一件事是會對它隱瞞的。真理和善良都是教會徹底教導給他們的。善良的進步不是通過系統地隱藏人們形成的最終目標來確保的，而是通過展示它並使其變得更加可取。

因此，反革命不應該隱藏它的全部。它必須採納由聖庇護十世（Saint Pius X）釐定的優秀智慧規則，作為真正宗徒的行事範準則：「隱瞞天主教徒的身份，用某些含糊其辭的旗幟掩飾它，既不忠誠也不值得。」⁴⁸ 天主教徒不應「因為害怕可能會被輕視，

⁴⁸ Saint Pius X, letter to Count Medolago Albani, President of the Socioeconomic Union of Italy, November 22, 1909, Bonne Press, Paris, vol. 5, p.76.

甚至完全被拋棄，而掩蓋《福音》更重要的訓誡。」⁴⁹ 教宗明智地補充道：

毫無疑問，行事謹慎是不會陌生的，在提出真理時，對於啟蒙那些對我們的制度抱有敵意並完全遠離天的人來說，適時運用妥協是明智之舉。正如聖額我略（St Gregory）所說，需要切開的傷口應該先用溫柔的手觸摸。但是，如果將這種技巧作為一種持久和普遍的行為準則，那麼這種技巧將呈現世俗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正因為這樣，我們似乎很少關心神恩，神恩不僅賜予給神職及執事，也賜予所有的基督信徒，這樣我們的言行才能感動這些人的靈魂。⁵⁰

C. 偉大皈依的「震撼」

雖然我們斥責有人企圖把事情簡化為概要模式，但我們仍然認為，完全和自覺地堅持革命的具體表現是一種巨大的罪惡，一種根本的背叛，只有通過同樣徹底的皈依才能回歸。

歷史上，偉大的皈依發生，通常是由恩寵在特定的內部或外部事件引發靈魂的強烈衝擊所致。這種衝擊在每個案例中都是不同的，但通常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徵。事實上，當一個革命者轉向反革命時，這種衝擊往往沿著以下一般路線發生：

a. 那些在革命進程迅速推進中立即走向極端的頑固罪人靈魂裡，總存在著或多或少地被確定的智慧和常識及向善的傾向。雖然天主從不剝奪這些靈魂充足的恩寵，但祂常常等待，直到他們陷入痛苦深淵，然後突然顯示他們的錯誤和罪惡之重，就像是一道突然的閃光。只有當浪子墮落至想以豬的飼料填飽肚子時，他才真正看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回到父親的家中。⁵¹

b. 那些不冷不熱、目光短淺的靈魂裡，緩慢地從革命的斜坡下滑時，仍然存在著某些未完全被拒絕的超自然酵母；傳統、秩序和宗教價值仍然如同灰燼下的餘燼般閃爍。這樣的靈魂，在極端恥辱的時刻受到一種有益的震撼，也許會睜開眼睛，立刻使內心的一切苦悶和軟弱甦醒；這就是燃燒的燈芯重新點燃的時刻。⁵²

D. 這種震撼在現今時代的可能性

現在，由於全人類都處於迫在眉睫的災難中，這似乎正是天主慈悲所預備的偉大時刻。無論是高速還是低速的革命者都可以在我們生活中的可怕邊緣睜開眼睛，皈依天主。

反革命者必須在沒有煽動性、沒有誇大的情況下，同時也不軟弱而熱切地利用這個黑暗的巨大景象，讓革命的子民了解事實，從而在他們心中引發拯救的「閃光」。真正反革命行動的必要特徵，是大膽地指出困擾我們的險境。

⁴⁹ Saint Pius X, encyclical *Jucunda sane*, March 12, 1904, Bonne Presse, Paris, vol. 1, p.158.

⁵⁰ 同上。

⁵¹ 參閱路 51:16-19。

⁵² 參閱瑪 12:20。

E. 展示革命的全貌

單單指出我們的文明可能完全消失的風險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在包圍我們的無序混亂中揭示革命的整個面貌，展現其巨大的醜陋。每當這個面貌被揭示時，都會出現強烈的反應。

因此，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及整個 19 世紀，法國的反革命運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革命的面貌從未如此清晰。舊秩序在巨大的漩渦中被徹底摧毀，讓許多人突然睜開了眼睛，看到了幾個世紀以來一系列被革命消音或否認的真相。最重要的是，他們清晰看到革命的精神是多麼的邪惡，以及它與大多數人長期以來認為是無辜的觀念和習慣有著多麼深刻的聯繫。

因此，反革命者必須經常揭露革命的全貌，以驅散其對受害者施加的魔咒。

F. 指出反革命的形而上學方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革命精神的精髓在於，在原則上和形而上的層面上，憎恨一切不平等和一切法律，尤其是道德律。此外，驕傲、叛逆和不純潔是最能推動人類走向革命之路的因素。⁵³

因此，反革命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教導人們在形而上學層面上，熱愛不平等，熱愛權威原則，以及熱愛道德律和純潔。

G. 反革命的兩個階段

- a. 隨著從革命者向反革命者的急劇轉變，反革命的第一階段在他身上結束了。
- b. 第二階段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階段中，靈魂會調整所有的思想和感覺方式，以適應皈依過程中所採取的立場。

這兩個重要且明確不同的階段勾勒出反革命的進程，在這裡呈現的是，它們在一個獨立思考的靈魂中發生。相應地，它們也可能發生在大型群體，甚至整個民族中。

第九章

反革命的動力

反革命有一股動力，就像革命有動力一樣。

1. 美德與反革命

人類激情的動力已經被挑出來，表現在對天主、美德、良善，尤其是對等級和純潔的形而上的憎恨中釋放出來，作為革命最強大的動力。同樣地，有一種反革命的動

⁵³ 參閱第一部分第七章第 3 節。

力存在著，雖然性質完全不同。激情本身（這裡指技術意義上的激情）在道德上是無關緊要的；混亂無序才使其變得糟糕。然而，如果受到規範，激情是好的，並且忠實地服從意志和理性。人的靈魂充滿活力，是因為天主支配著人的理性，他的理性主宰意志，而他的意志支配感性，所以我們應該尋找反革命的寧靜、崇高和高效的動力。

2. 超自然生命與反革命

如果不考慮超自然生命，便無法解釋這種靈魂的活力。恩寵的作用正是在於啟迪智慧，堅固意志，調和情感，使其向善。因此，靈魂從超自然生命中受益無限，把它提升了高於墮落本質的困境，甚至高於人類本身的水平。在基督徒靈魂的力量中，蘊含著反革命的動力。

3. 反革命的戰無不勝

有人可能會問，這種動力有什麼價值？我們的回答是，從論題上來看，它是無法估量的，肯定優於革命的活力：「我在賴強加我能力的那位，應付一切。」⁵⁴

當人們決心與天主的恩寵合作時，歷史的奇蹟就會發生：羅馬帝國的皈依；中世紀的形成；從科瓦東加開始的西班牙復國運動；所有這些事情是由靈魂偉大復活的結果，人們也有能力這樣做。這些復活是無敵的，因為沒有什麼能擊敗一個善良並真正真正愛天主的人。

第十章

反革命、罪惡和救贖

1. 反革命應該重新喚起善惡的概念

反革命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重新建立或喚起善惡的區別，罪惡概念，原罪及實際罪惡的概念。當對教會精神深刻同化時，這任務不會產生對神聖憐憫的絕望、憂鬱、憤世嫉俗等問題，這些問題常常被某些或多或少受到革命原則影響的作者提及。

2. 如何重拾善惡的概念

善惡的概念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重現，包括：

——避免所有帶有世俗主義或跨宗派道德色彩的表述，因為世俗主義和跨宗派主義在邏輯上導致了異常。恰當地指出天主有權被服從，因此，祂的誡命是真正的法律，我們應該以順服的精神來遵守，而不僅僅是因為誡命令我們合意。

——強調天主的法律本質上好的，符合宇宙的秩序，其中反映了創造者的完美。因此，我們不僅應該遵從，而且應該愛它；惡不僅應該要避免，而且應該被憎恨。

⁵⁴ 斐 4:13。

——傳播死後獎勵和懲罰的概念。

——支持正直受到尊重，邪惡受到公開制裁的社會習俗和法律。

——支持旨在防止近似罪行情況的習俗和法律，甚至是那些表面上看似邪惡的情況，都有可能危害公共道德。

——堅持原罪對人的影響，人的脆弱性，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救贖的豐盛果實，以及堅持人需要恩典、祈禱和警惕，以持之以恆。

——利用每個機會來表明教會的使命，作為美德的教師，恩寵的泉源，以及作為錯誤和罪惡不可調和的敵人。

第十一章

反革命與世俗社會

反革命和世俗社會是一個從多個角度深入研究的主題，在許多有價值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本研究無法涵蓋整個主題，因此局限於提供反革命世俗秩序的一般原則⁵⁵，並分析反革命與一些為改善世俗秩序而奮鬥的重要組織之間的關係。

A. 慈善工作、社會服務、僱主協會、工人協會等

1. 反革命與社會組織

在世俗社會中，有許多組織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並直接或間接地追求與反革命相同的最高目標⁵⁶：建立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王權。鑒於這個共同的目標，研究反革命與這些組織之間的關係是有必要的。

(A) 慈善事業、社會服務、僱主、工人等協會

a. 這些工作在社會和經濟生活正常化的程度上，不利革命住進程的發展。在這意義上，即使只是一種含蓄和間接的方式，它們事實上是反革命的寶貴助手。

b. 然而，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無私地致力於這些工作的人們中，有些真理不幸地經常被掩蓋。

毫無疑問，這些工作可以緩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消除造成群眾不安的物質需要。但是，革命精神並非主要源自苦難。其根源是道德的，因此是宗教的。⁵⁷ 所以，就其特定性而言，這些工作必須促進宗教和道德的培養，特別強調警告人們革命病毒的危

⁵⁵ 參閱特別是第一部分第七章第 2 節。

⁵⁶ 參閱第二部分第十二章第 7 節。

⁵⁷ 參閱 Leo XII, *encyclical Graves de Communi*, January 18, 1901, in Wynne, *The Great Encyclical Letters of Pope Leo XIII*, pp.485-486.

害，它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如此強大。

——母教會慈悲地鼓勵一切可能減輕人類苦難的事物。她不會對無法消除所有苦難的事實視而不見，並且宣講對疾病、貧困和其他匱乏的聖潔順從。

——毫無疑問，這些工作存在著寶貴的機會，可以在僱主和工人之間創造一種理解和慈善的氣氛，從而使那些瀕臨階級鬥爭的人平息下來。但是，如果認為善良總是能夠消除人類的邪惡，那是不正確的，即使在我們的主在他的塵世生活中賜予無數恩惠，也沒有阻止惡人對他的仇恨。因此，儘管在反對革命的鬥爭中，人們應儘量以溫和的方式指導和啟迪靈魂，但明顯地，在對抗其各種形式——例如共產主義——通過一切公正合法的手段進行直接和明確的鬥爭是合法的，通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工作應該灌輸給受益者或合作者對所獲得的恩寵有真正感激之情，或者當涉及的不是恩惠而是正義行為時，應對激發這類行為的道德正直真正的欣賞。

——在前文中，我們主要考慮了工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反革命者並不是有系統地偏向某個社會階層。雖然他非常熱衷於捍衛財產權利，但他仍然應該提醒上層階級，僅僅在革命侵犯他們個人利益的領域裡反對革命是不夠的，而且矛盾的是，正如人們經常看到的那樣，在如家庭生活、海灘、游泳池和其他娛樂活動，知識和藝術追求等方面，通過言辭或榜樣支持它是不夠的。如果工人階級以他們為榜樣並接受他們的革命思想，必然會被革命利用來對付「半反革命」的精英。

——貴族和資產階級為了削弱革命而使自己的舉止和服飾平庸化，實際上是在傷害自己。一個自我貶低的社會權威就如同鹽失去了味道一般。這樣只會被丟棄和被人踐踏，毫無價值。⁵⁸ 在大多數情況下，輕視的群眾會如此行事。

——雖然上層階級保持著自己生活的地位和尊嚴，他們應該與其他階級有直接而善意的接觸。在遠處實踐的慈善和正義，是不足以在社會階層間建立真正基督徒之愛的聯繫。

——最重要的是，擁有財產的人應該記住，如果有很多人願意防止共產主義侵犯私有財產權（當然，這既是個人權利又具有社會功能），那是因為這是天主所期望的，本質上也符合自然律。這一原則既適用於工人的財產，也適用於僱主的財產。因此，支持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背後的同一原則，應該促使僱主尊重工人的合理工資權利，符合他自己和家人的需求。值得提醒的是，這樣做是為了強調反革命不僅是僱主財產的守護者，也是工人財產的守護者。它的鬥爭不是為了某些團體或階級，而是為了原則。

乙. 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

我們現在將考慮那些主要目的不是為建立正確社會秩序而是反共產主義鬥爭的組

⁵⁸ 參閱瑪 5：13。

織。基於本文已經闡述的原因，我們認為這種組織是合法的，而且通常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將反革命組織與這類組織在某個國家或其他地方可能犯下的罪行等同起來。

然而，我們相信，這些組織的成員在專業活動範圍內，牢記一些基本真理，使這些組織的反革命效力可以大大提高：

——只有明智地反駁共產主義才是有效的。僅僅重複口號，即使是聰明和恰當的，也是不夠的。

——在文化圈進行這種反駁時，必須針對共產主義的最終理論基礎。重要的是指出其作為一個哲學派別的基本特徵，從其原則中推導出對人、社會、國家、歷史、文化等的特定概念，就像教會從啟示和道德律中推導出天主教文明和文化的原則一樣。因此，在共產主義（一個包含大量革命思想的教派）與教會之間是不可能調和的。

——所謂的科學共產主義是大眾所不知道的，馬克思的教義也不吸引群眾。在大眾中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反共行動，必須針對一種非常普遍的精神狀態，這種狀態往往使反共主義者羞於反對共產主義。這種精神狀態源於一種或多或少自覺的觀念，即所有不平等都是不公正的，不僅是巨富，甚至中等財富也必須消除，因為如果沒有富人就不會有窮人。這顯示了 19 世紀某些社會主義思想的痕跡帶有浪漫情懷的香味。它產生了一種心態，聲稱是反共產主義的，卻仍然經常自稱是社會主義者。

——這種心態在西方變得越來越強大，比馬克思主義的灌輸本身更危險得多。它慢慢地將我們引向妥協的斜坡，可能達到極端的地步，鐵幕這一邊的國家將成為共產主義共和國。這些妥協，在經濟上顯示傾向於平等主義和國家控制，在各個領域中都能看到。私營企業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遺產稅如此沉重，以至於在某些情況下，聯邦財政部門成為主要繼承人。政府干預外匯、進出口等事務，使工業、商業和銀行業依賴國家。國家干預工資、租金、價格等一切事物。國家擁有工業、銀行、大學、報紙、廣播電台、電視頻道等等。當平等主義的國家主義以這種方式改變了經濟時，道德敗壞和自由主義正在撕裂家庭，為所謂的自由戀愛鋪平道路。

除非針對這種心態進行具體的對抗，否則西方在五十或百年內將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即使俄羅斯和中國也陷入災難。

——財產權是如此神聖，即使一個政權給予教會充分自由，甚至全力支持，她也不能接受一個把所有財產都被集體擁有的社會組織為合法的。

2. 基督宗教世界和世界共和國

反革命者在反對世界共和國的同時，也不贊成因基督宗教世界的分裂和現代國際生活的世俗化而造成的不穩定和無機的局面。

每個國家的完整主權並不妨礙生活在教會內的人民作為一個巨大的精神家庭團結在一起，組成充滿基督徒精神的團體，並可能由聖座的代表主持，在國際層面解決彼

此之間的分歧。這些團體還可以有利促進天主教徒在各個方面為共同利益而合作，特別是在保衛教會免受異教徒的攻擊，以及保護傳教士在異教土地或共產主義統治的土地上的自由。最後，這些團體可以與非天主教人士接觸，以維護國際關係的良好秩序。

在不否認平信徒組織在各種場合可能提供的重要服務的同時，反革命者應常常引起人們注意這些團體世俗主義所存在的嚴重缺陷，並警惕人們這些團體可能成為世界共和國種子的危險。⁵⁹

3. 反革命與民族主義

在這方面，反革命者必須支持在各個領域，包括文化、風俗等，維護所有健全的地方特色。

但是，反革命者的民族主義不包括系統地輕視屬於他人的東西，也不包括崇拜國家價值觀，好像它們與基督教文明的偉大寶庫無關。

反革命者渴望見到所有國家的壯麗只有一個，就是基督宗教的壯麗，這意味著保留每個國家獨有的價值觀，並在它們之間建立兄弟般的關係。

4. 反革命與軍國主義

反革命者必須對武裝和平感到悲傷，痛恨不公義的戰爭，並痛惜當今的軍備競賽。

然而，他並不幻想和平將永遠存在，他認為軍事階級在這個流亡之地是必要的，並請求給予那些為共同利益而戰鬥和犧牲的人給予同情、感激和欽佩。⁶⁰

第十二章

教會與反革命

正如我們所見，革命源於無序的激情爆發，導致對世俗社會的完全摧毀、道德秩序的完全顛覆和對天主的否認。因此，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教會，基督的神秘身體、真理的無誤老師、自然法則的守護者，故而世俗秩序本身的最終基礎。

因此，我們必須檢視革命想要摧毀的神聖制度與反革命之間的關係。

1. 教會遠比革命和反革命更加崇高和廣闊

革命和反革命是教會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因為它們構成了基督宗教西方的叛教和皈依的戲劇。儘管如此，它們僅僅是插曲。

教會的使命不限於西方，也受革命進程時間長短的限制。在她今天所經歷的風暴

⁵⁹ 參閱第一部分第七章第3節，A，k項。

⁶⁰ 參閱第一部分第十二章。

中，她可以自豪而平靜地說：「我已經見過其他的風，我已經見過其他的風暴」⁶¹。教會曾在其他地方與其他民族的對手鬥爭，毫無疑問，教會今天將繼續面對完全不同的問題和敵人，直到時間終結。

教會的目標是行使她直接的精神力量和間接的世俗力量，以救贖靈魂。革命是令這些使命不能完成的障礙。對於教會來說，與（眾多其他障礙中的）這個特定障礙的鬥爭不過是限於障礙的維度的一種手段，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畢竟只是一種手段。因此，即使革命不存在，教會仍然會為了救贖靈魂而盡她所能。

如果我們將教會面對革命和反革命的立場比作一個處於戰爭中的國家，或許可以使問題更加清晰。當漢尼拔（Hannibal）侵入羅馬城門時，共和國的所有軍隊都必須聚集起來對抗他。這是對一個強大且幾乎勝利的敵人的重要反應。難道羅馬只是對漢尼拔反應嗎？有誰會相信這樣的事情呢？

認為教會只是反革命的想法也同樣荒謬。

這方面應明確指出，反革命並非注定要拯救基督的配偶。基督的應許支持著教會，她不用靠人來存在。相反，是教會賦予了反革命生命，沒有她，反革命既不可行也不可想像。

反革命希望為受到革命威脅的許多靈魂的救贖做出貢獻，並防止威脅世俗社會的災難發生。為了做到這一點，它必須依賴教會，謙虛地為她服務，而不是虛幻地想像自己在拯救教會。

2. 教會對粉碎革命最感興趣

如果革命確實存在，如果革命就是它所聲稱的樣子，那麼粉碎革命就是教會的使命，符合救贖靈魂的利益，對於天主更大的榮耀也具有特殊重要性。

3. 教會在根本上是一股反革命力量

考慮到此處所使用「革命」一詞的含義，此標題的用詞明顯是我們上面所說的結論。相反的說法等於說教會未能完成她的使命。

4. 教會是最大的反革命力量

如果我們考慮天主教徒的人數、他們的團結，以及他們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教會在反革命力量中的首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種對自然資源的合理考慮具有非常次要的重要性。教會的真正力量在於她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奧體。

5. 教會是反革命的靈魂

如果反革命是為了奮力撲滅革命，建立一個信心滿溢、聖統精神謙卑、純潔無瑕的新基督宗教世界，那麼顯然，這首先要人們心中的深刻行動來實現。這是教會應有

⁶¹ Cicero, *Familiares*, 12, 25, 5.

的行動，因為教會教導天主教義並引導人們去愛和實踐它。因此，教會就是反革命的靈魂。

6. 反革命的理想是褒揚教會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命題。如果革命是教會的對立面，那就不可能在事實上沒有褒揚教會的理想的情況下，憎恨革命（考慮到它的整體性，而不是某些孤立的方面）及與革命鬥爭。

7. 在某種程度上說，反革命的範圍比教會的範圍更廣

上述情況表明，反革命的行動涉及所有世俗社會的重組。庇護十二世在看到革命覆蓋整個地球帶來破壞時說：「整個世界都要從它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⁶²。

現在，這個對世俗社會進行根本性反革命重組的任務，一方面必須完全受到教會教義的啟發，另一方面卻涉及無數具體和實際的方面，這些方面應屬於社會秩序。在這方面，反革命超越了教會的範圍，儘管對所有與教會訓導和間接權力有關的每件事情，總是與教會有密切聯繫。

8. 是否每個天主教徒都應該是反革命

就他是使徒而言，天主教徒是反革命的。但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成為其中一員。

A. 含蓄的反革命者

他可能是一個含蓄的，而且可以是無意識的反革命者。這是仁愛會修女在一間醫院的情況。她的直接行動是為了治療身體，尤其是為了靈魂的裨益。她不談論革命和反革命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她甚至可能生活在特殊條件下，對革命和反革命現象毫不知情。然而，就她真正造福靈魂的程度而言，她將削弱革命對他們的影響。這是含蓄地進行反革命。

B. 反革命明確的現代性

鑒於我們的時代深陷於革命和反革命的現象中，我們認為，對於健康的現代化來說，要根據情況的需要，必須以敏銳和積極的態度深入理解並勇敢面對。

因此，我們認為，無論何時，最可取的是，所有今天的使徒工作都應該具有明確的反革命意圖和基調。

換句話說，我們認為，無論人們在哪個領域工作，真正現代的使徒如果能在自己的領域內發現革命，並在所有行動中施加相應的反革命影響，他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C. 明確的反革命者

無可否認，某些人承擔起在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圈子中開展特別反革命使徒工作是

⁶² Pius XII, exhortation to the faithful of Rome, February 10, 1952, *Discorsi e radiomessagi*, vol. 13, p.471.

合法的。他們將通過宣揚革命的存在，描述其精神、方法和教義，並敦促每個人進行反革命行動。

這樣做，他們將把自己的活動奉獻於一種專門的使徒職務，這種職務既自然又有功德（而且肯定比那些專門對抗教會其他敵人，如唯靈主義和基督新教更深刻）。

影響眾多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圈子，以警惕人們對例如對抗基督新教的邪惡，無疑是合法的，也是明智和有效的反基督新教行動所必需的。致力於反革命使徒工作的天主教徒也將以類似的方式行事。

在這種宗徒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過激行為——就像在其他宗徒工作中一樣可能發生——不會使我們建立的原則無效。畢竟，「濫用不會廢除使用」。

D. 不構成使徒使命的反革命行動

最後，有些反革命者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使徒，因為他們致力於在某些領域進行鬥爭，例如在特定的黨派政治或經濟事業上對抗革命。毫無疑問，這些活動是高度相關的，只能贊同地看待。

9. 天主教行動與反革命

如果我們以庇護十二世賦予的合法意義來使用「公教進行會」這一表達方式（即在聖統階級的指導下，與其使徒工作合作的協會團體），在我們看來，反革命在其宗教和道德方面，是一個健全的現代公教進行會行動計劃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反革命行動自然可以是一個人單獨行動，也可以幾個人以私人名義共同行動。在得到教會的正式批准後，這一行動甚至可以最終成為一個專門致力於反對革命的宗教團體。

顯然，反革命行動在嚴格的黨派或經濟領域並不屬於公教進行會的目標。

10. 反革命與非天主教徒

反革命能接受非天主教徒的合作嗎？有沒有反革命的基督新教徒、伊斯蘭教或其他人？答案必須細緻入微。在教會之外，沒有真正的反革命。⁶³ 但可以想像，某些基督新教徒或伊斯蘭教徒可能正處於一種精神狀態，他們開始察覺革命的全部邪惡，並站出來反對它。這些人可能會成為反對革命的阻礙，有時甚至是巨大的阻礙。如果他們回應恩寵，他們可以成為出色的天主教徒，從而成為有效的反革命者。在那之前，他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對革命，甚至可能迫使革命後退。從字面的完整和真實意義上說，他們不是反革命者。但在符合教會要求謹慎的指導下，可以甚至應該接受他們的合作。

天主教徒尤其要警惕跨教派協會之間固有的危險，正如聖庇護十世明智地警告的

⁶³ 參閱上文第 5 節。

那樣：

的確，不提及其他方面，我們的人民——因為這類協會——可能暴露或肯定暴露出他們信仰的完整性和對天主教會法律和戒律的合理服從，這些危險毫無疑問都是嚴重的。⁶⁴

在非天主教徒中，我們最佳的使徒工作應該集中於那些具有反革命傾向的人。

⁶⁴ Saint Pius X, encyclical *Singulari quadam*, September 24, 1912, Bonne Presse, Paris, vol. 7, p. 275.

第三部分

革命與反革命：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編按：1976 年，作者獲邀為《革命與反革命》意大利文新版寫序，但他當時卻認為，最好還是分析自本文初版以來近二十年革命進程的演變，因此增添了這第三部分。這部分於 1977 年正式出版。1992 年鐵幕倒下，作者加進了一些評論，以更新這部分的分析。

第一章

革命：持續轉型的過程

自《革命與反革命》初版推出以來，已經過去了這麼長時間，期間發生了如此多的事件，人們好應該問：本文處理的問題是否還有甚麼需要補充的地方？正如讀者將看到的，答案只能夠是「肯定」。

1. 《革命與反革命》與「傳統、家庭、財產協會」(下稱 TFP)：二十年的行動與鬥爭

《二十年後》是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一部小說的名字，很久以前這部小說深受巴西青少年的喜愛。隨著時間的推移，顯著的心理轉變破壞了對這類文學作品的鑑賞力。當我們開始撰寫這部分內容時，腦海浮現了一系列圖像的聯想。

我們剛回顧了 1959 年，亦快討論完 1976 年，現在就朝這書發行後第二個十年的結束談起。二十年……

在這段時間，這書的不同版本以倍數增加。⁶⁵

我們的初衷並不僅僅是把《革命與反革命》當作一項研究，我們也希望它能成為枕邊讀物，供約一百名巴西年青人閱讀。這些年青人曾向我們求助，希望我們根據他們當時面對的問題和責任，指導和協調他們該怎樣做。最初這小撮人的努力——成了未來 TFP 的種子——很快傳遍了巴西。這國家在南美洲大陸面積最大，優越的地利位置有助 (*pari passu*，平等地) 在整個南美洲成立和發展類似的獨立組織。隨後在美國、加拿大、西班牙和法國也出現了同類組織。近年來，相同的思考模式和持續提升的友好關係，開始將這龐大組織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個別人士和組織連結起來。在法國，成立於 1973 年的「傳統、家庭、財產局」(*Bureau Tradition, Famille, Propriété*)⁶⁶ 致力促進由此而產生的聯繫和彼此接近。

⁶⁵ 編按：除了在 *Catolicismo* 雜誌上的兩個初版外，《革命與反革命》以紙本形式出版，有兩個葡萄牙文版本、三個意大利文版本（一個在都靈發行；兩個在皮亞琴察）、六個西班牙文版本（一個在巴隆那發行；一個在畢爾巴鄂；一個在智利聖地牙哥；一個在哥倫比亞；兩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兩個法文版本（在巴西和加拿大發行）、兩個英語版本（在加州富勒頓和紐約新羅謝爾發行）。書的內容也獲馬德里的 *Qué Pasa?* (怎麼回事?) 雜誌和智利聖地亞哥的 *Fiducia* (信任) 雜誌全文轉載。這些版本總共約有九萬份。

⁶⁶ 現稱為「法國保護傳統、家庭和財產協會」(*Association Française pour la Défense de la Tradi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

然後，這二十年是擴張期。是的，這是擴展的歲月，同時也是反革命激烈鬥爭的歲月。

這樣的方式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由於現在不是列舉所有成果的時候⁶⁷，我們只會說：在每個有 TFP 或同類組織存在的國家，就有與革命的持續戰。更具體地說，是在宗教領域對抗所謂天主教左翼；在世俗領域對抗共產主義。在真正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中，我們抵禦的包括一切社會主義模式，因為這些模式僅僅是共產主義的準備階段或初形。這場鬥爭一直是根據本書第二部分的原則、目標和規範在進行。⁶⁸

因此，所取得的成果很好地展示了，本書分析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不可分割主題的精準度。

2. 在持續急速轉變的世界裡，《革命與反革命》是否具有時效性？答案是肯定的。

當《革命與反革命》的不同版本和成果在六大洲倍增的同時⁶⁹，世界——在已主導四個世紀的革命進程的推動下——經歷了如此急速和深刻的變化，以至於推出這個新版之時，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我們必須要問：是否因為這些變化，我們在 1959 年所寫的內容有需要修正或補充。

《革命與反革命》有時屬於理論層面；有時屬於非常接近純理論的理論實踐層

⁶⁷ 編按：參閱 *Um homem, uma obra, uma gesta – Homenagem das TFPs a Plinio Corrêa de Oliveira*（一個人、一部作品、一個壯舉——TFP 向普尼利奧·科雷亞·德奧利韋里奧致敬）（San Paulo: Edições de Amanhã, 1989）。書內載有在六大洲二十二個國家的 TFP 和 TFP 辦事處的豐富歷史資料。

⁶⁸ 編按：關於對抗最新形的社會主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普尼利奧·科雷亞·德奧利韋里奧教授撰寫的“*What Does Self-Managing Socialism Mean for Communism: A Barrier? Or a Bridgehead?*”（自我管理的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意味著甚麼：屏障？還是橋頭堡？）。這文章於 1982 年在西方五十家主要報章和雜誌上廣泛發表，總發行量超過三千三百萬份，促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致函高度讚揚。同樣引人關注的還有西班牙 TFP 分別於 1988 和 1991 年出版的兩本書：*España, anestesiada sin percibirla, amordazada sin saberlo, extraviada sin quererlo: la obra del PSOE*（西班牙，不知不覺中被麻醉；不知不覺中被箝制；不願中被誤導：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作品）和 *Ad perpetuam rei memoriam*（為永恆的紀念）。

⁶⁹ 編按：《革命與反革命》在澳洲、南美和菲律賓也有相當高的發行量。

面。因此，若根據我們的判斷，沒任何事件改變了這項研究的內容；對此，不應該有任何人感到驚訝的。

確實，在 1959 年成立的巴西 TFP 及其姊妹組織，他們所採用的許多方法和行動方式現已被替換或調整，以適應新情勢，並且還引入了其他方法。然而，由於這一切方法和方式都屬於低層次的實際操作層面，《革命與反革命》並未涉及到這些內容。因此，本文中的內容都毋須修改。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想把《革命與反革命》與歷史所開啟的新視野聯繫起來，還是有很多需要補充的地方，但這並不適合用簡單的補充來總結。不過，我們確切認為，對這二十年間「大革命」所做的一切進行總結——回顧它所改變的世界局勢——會幫助讀者輕鬆便捷地將研究內容，與當前現實情況聯繫起來，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第二章

第三次革命的頂峰與危機

1. 第三次革命的頂峰

正如我們所見⁷⁰，三次大革命構成了進程的三個主要階段，逐步摧毀天主教會和基督宗教文明：16 世紀的人文主義、文藝復興和新教（*第一次革命*）；18 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第二次革命*）；以及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共產主義（*第三次革命*）。

這三次革命只能作為「大革命」這巨大整體的一部分來理解。

由於「大革命」是一個進程，很明顯，從 1917 年至今，第三次革命一直在持續著，現正處於真正的頂峰。

當我們考慮到共產主義政權統治的地方和人民，我們看到第三次革命掌控著一個史無前例的世界帝國。這帝國是眾多非共產主義國家之間持續不安和分裂的根源。此外，第三次革命的領導人操控著能牽動整個非共產主義世界的主旋律，

⁷⁰ 見引言及第一部分第 3 章第五節，A-D。

驅使地上共產黨員，以及地下共產黨員、類共產主義者和可利用並易於操作的糊塗人的龐大網絡，滲透到不僅是非共產主義政黨、社會主義政黨及其他政黨，還滲透到教會⁷¹、專業和文化組織、銀行、傳媒、電視、廣播和電影工業等領域。而且，彷彿這樣還不夠，第三次革命還以毀滅性的效率，運用了心理征服策略，我們隨後將解釋這一點。通過這些策略，共產主義成功地將非共產主義西方輿論中的大部分人，淪為愚蠢的冷漠者。這些策略使第三次革命在這情勢下，能夠期待再次取得更令人矚目的成功，對那些從第三次革命外部分析事件的觀察家來說，那就更為不安。

評論

第三次革命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必然產物

正如本文指出，第三次革命的頂峰在國際層面已是惡名昭著。隨時間的推移，無論是由於共產主義統治在地理和人口上的擴張，還是紅色宣傳在全球的傳播，以及共產黨人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抑或是共產主義傾向已滲透到國家文化中，這頂峰的整個畫面變得更加清晰。

這些因素——再加上蘇聯侵略各大洲的行徑引發全球對原子能威脅的恐慌——導致對莫斯科幾乎普遍採取軟弱和投降政策：德國和梵蒂岡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en）、無條件和平主義的盛行，以及大量政治口號和教條的泛濫，這些都使得許多資產階級準備將共產主義的勝利，視為在不久將來無可避免的事情。

難道我們不都是生活在這種左派樂觀主義的心理壓力下嗎？對於懶散的中間派來說，這種樂觀情緒就像獅身人面像一樣神秘；而對於那些認清這種情緒所帶來的「末日」景象的人來說——如同在許多國家裡的 TFP 及《革命與反革命》的追隨者，這種樂觀情緒就像「里外雅堂」（leviathan，一種可怕的怪獸）一樣具威脅性。

當時很少人能夠察覺這隻「里外雅堂」無法解決日益嚴峻的危機，因為這是

⁷¹ 我們談到共產主義對各個教會的滲透，必須指出這種滲透對世界構成極大的危險，尤其是滲透到從宗徒傳下來的神聖羅馬天主教會。因為天主教不僅是教會類別中的一種，更是永生真天主唯一活著的真教會，是我們主耶穌基督唯一的神秘淨配。與別的教會相比，她不是在那些小而不耀眼的鑽石中較大較明亮的一顆，而是在那些玻璃製「類」鑽石中唯一一顆真鑽石。

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必然產物！

這場危機如今似乎已經把「里外雅堂」解體了。但正如稍後會看到，這種解體在全球散播一種更為致命的危機氛圍。

面對（已如此強大的）共產主義時，許多「民主」政府及狡猾的西方私人經濟力量的惰性——如果不是公開且實質性的合作——勾劃出一幅可怕的世界全景圖。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革命進程的軌跡如以往一樣繼續下去，第三次革命的全面勝利在人力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最終必強加於全世界。多快？如果我們僅作為一個假設提出是二十年，許多人會感到震驚。對他們來說，這個時間似乎出奇地短。事實上，誰能保證這樣的結果不會在十年、五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出現呢？

在比較 1959 和 1976 年世界局勢時，這場徹底毀滅的臨近——事實是已迫在眉睫——無疑是表明世界局勢正在出現巨變的其中一個迹象。

A. 第三次革命在走向頂峰的道路上刻意躲開全部且沒必要的冒險

儘管第三次革命的策劃者有能力隨時冒險，以透過連串戰爭、政治打壓、經濟危機和血腥革命來徹底征服世界，但顯然這樣的冒險存在著相當大風險。第三次革命的策劃者只有在覺得這樣做是必不可少的情況下，才會承擔這些風險。

實際上，如果持續使用傳統方法可把共產主義推向權力頂峰，而又不會讓革命進程暴露於未經精心限制和仔細計算的風險下，那便可以理解為何指導全球「大革命」的人總希望實現對世界的全面統治，而不用承擔每次巨大冒險所固有且無可挽回的災難性風險。

B. 這場革命下一階段的冒險？

在過去二十年出現的不利心理環境因素，已變得日益嚴峻，危及第三次革命賴以成功的慣常手法。

這樣的情況將迫使共產主義從現在開始選擇冒險嗎？

評論

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st）：

瓦解第三次革命還是使共產主義蛻變？

1989 年底，國際共產主義最高領導人決定，啟動共產主義最大型政治操作的時機終於到來了。

這操作包括拆除鐵幕和柏林圍牆，其效果將與實施「自由化」的開放（1985）和改革（1986）計劃一致，從而加速第三次革命在蘇維埃世界的明確解體。

反過來，這種解體令其主要推動者和執行者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贏得了西方政府和眾多西方私人經濟力量的強烈同情和絕對信任。

從這方面來看，克里姆林宮可以期待大量的財政資源湧入其空虛的國庫。

這預期獲充分實現，使得戈巴契夫和他的團隊繼續掌舵，漂浮在這個處於無所事事和停滯不前的苦海之中。在這樣的狀態下，不幸的俄羅斯民眾直至最近仍受全面的國家資本主義控制，繼續以令人不安的被動態度面對。這種消極態度有利於道德冷漠和混亂的普遍化，也許還有可能形成內部爭議危機，從而演變成內戰或世界大戰。⁷²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91 年 8 月發生那件轟動但原因不明的事件，戈巴契夫、葉爾辛（Yeltsin）等人成為了主角。這場博弈首先為蘇聯徹底轉變為一個鬆散的聯邦國家，以及為隨後的解體提供了條件。

有人談論到古巴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政權可能垮台，以及來自東方和馬格里布（Magherb）地區的飢民可能成群結隊入侵西歐。此外，大量貧窮的阿爾巴尼亞人多次試圖進入意大利，都可能是展開新一輪「野蠻入侵」的先兆。

在伊比利亞半島，就像歐洲其他地區，有些人將這些假設，與前幾年歐洲多地任意接受大批穆斯林所帶來的影響，及橫跨直布羅陀海峽大橋的建設項目聯繫起來，這將為穆斯林進一步入侵歐洲提供便利。

柏林圍牆倒下和這座大橋的建造兩者之間的效應有著奇特的相似：它們都開放了歐洲大陸，讓類似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勝利擊退的入侵者進入。

⁷² 編按：1990 年 2 月，作者發表題為“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Last Millennium's Last Decade”（上個千年最後十年門檻上的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宣言。這份宣言嚴肅地質詢東西方共產黨領導人有關於改革的問題。這篇宣言在八個國家二十一份報章上發表，引起廣泛迴響，特別是在意大利。

這些入侵者是來自東方的野蠻或半野蠻部落，以及來自歐洲大陸南部的穆斯林遊牧民族。

可以說，中世紀以前的戲碼在重演了。

然而，一些東西還是缺少了；被召喚去同時面對這兩種影響的天主教徒，失掉當初對信仰的熱情。最重要的是缺少了人：今天在哪裡可以找到跟查理曼大帝媲美的人呢？

如果我們想像這些假設在西方發展，後果的重大和戲劇化肯定會讓我們震驚——即使我們的概述並未涵蓋所有不同知識領域的專家和客觀媒體所預測的所有後果。

例如，消費國和貧窮國之間，即富裕工業化國家和僅僅是原材料生產國之間，他們的對立日益嚴峻。

這種對立預計將導致兩套意識形態之間的全球衝突：一套支持無限制致富；另一套支持「悲觀主義者：次級消費主義」。

這最終的衝突無可避免地讓人聯想到馬克思宣揚的階級鬥爭。

因此我們要問：這場鬥爭會否是全球規模的衝突的一種投射，類似馬克思所構想的主要是國家內部社會經濟現象的衝突？這場鬥爭將根據各國的特點，涉及到每個國家？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鬥爭會否成為已蛻變的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偽裝？這種馬克思主義因其災難性的社會經濟失敗而蒙羞，便試圖通過偽裝重獲新的成功機會來達到最終的勝利？這勝利至今戈巴契夫還未曾獲得過，他雖然肯定不是醫生，但至少是改革的敘事者和變法者。

是的，至於改革，無疑是共產主義的一種精進，其作者在宣傳論文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改革：我們國家和世界的新思維）中也坦承這一點：

「這項改革的目的是確保……從以命令為主導、過度集中的管理制度，過渡到以民主集中制和自我管理結合為基礎的民主制度。」⁷³

這個自我管理不就是前蘇聯憲法序言所確立的「蘇維埃聯邦最高目標」嗎？

⁷³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p. 34.

2.第三次革命運用傳統方法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礙

A. 說服力下降

讓我們探討一下可能迫使共產主義選擇冒險路徑的情況。

首先，是共產主義勸誘改變政治立場的說服力下降。

曾幾何時，國際共產主義的主要招募手段，是明確而直接的洗腦方法。

由於種種原因，現在的情況已經變得極不利於這種幾乎遍及整個西方世界及廣大輿論的洗腦方法。共產主義的辯證邏輯及其完全公開的理論宣傳，在說服力方面都顯著下降。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在我們這時代，共產主義宣傳以越來越隱蔽、溫和及漸進的方式進行。

這種隱蔽方式得以成功，是通過在社會主義文學中散布零散且隱晦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又或者通過在主流文化中植入一定的原則。這些原則就像種子一樣，之後會結出果實，使中間派不知不覺間，逐漸接受整套共產主義理論。

B. 領導能力下降

紅色信條直接說服群眾的能力下降，其採取間接、緩慢和費力的方法表明了這情況。隨之而來的，是共產主義領導人的能力也相應下降。

讓我們探討這些相關現象是如何表現出來，以及其結果是甚麼。

—仇恨、階級鬥爭、革命

基本上，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由階級仇恨所產生的革命，亦都自認如此。使用暴力與其本質最為一致，通過這種直接和迅速的方法，共產主義的導師期望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小的風險獲得最大的成果。

使用暴力的前提，是共產領導人要具有能力。在過去，領導能力使他們能夠製造不滿，再將之轉化為仇恨，將仇恨表達為一場巨大的陰謀，從而利用由這仇恨推動「原子彈般」的力量，成功摧毀當前秩序，植入共產主義。

—仇恨引導和暴力使用的下降

但是，引導仇恨的能力也正從共產黨人手中逐漸溜走。

我們無意加長這篇文章去解釋這事實的複雜原因，我們僅限於觀察在這二十年間，暴力給共產主義者帶來的好處越來越少。我們只需回想一下，在整個拉丁美洲爆發的游擊戰和散佈各處的恐怖主義總是無法成功，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確實，暴力幾乎把整個非洲拖向共產主義，但這沒解釋多少世界其他地方的輿論走向。非洲大多數原住民人口的原始主義，使得他們處於一個特殊而明確的狀態。那裡暴力的增長更多是出於反殖民主義的怨恨，而非來自於意識形態動機。共產主義宣傳則以慣常狡猾手段，利用這種怨恨情緒。

—上述能力下降的結果和印證：第三次革命蛻變成一場微笑革命

過去二三十年，第三次革命逐漸失去創造和引導革命仇恨的能力，這點體現在其自我賦予的蛻變中。

在後斯大林時代，第三次革命與西方破冰，戴上微笑面具，把論戰變作對話，假裝改變自己的心態和態度，並歡迎與以往試圖透過暴力粉碎的對手進行各種合作。

因此，在國際層面，「大革命」逐漸從冷戰成功過渡至和平共存，然後是「消除意識形態障礙」，最終轉向與資本主義列強坦誠合作。用宣傳用語來說，就是「東方政治」或「緩和政策」。

在西方各國內部，「伸出友誼之手」的政策在斯大林時代只是一種欺騙少數左翼天主教徒的把戲，現在卻成為共產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之間真正緩和的方法。對紅軍來說，這是一種理想的方式，可以與所有對手（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建立友好關係，宣揚那些騙人的相似性。

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友好」策略：同路人、法律上的「歐洲共產主義」（對莫斯科和藹親切、謹慎）、「歷史性的妥協」等等。

正如我們說過，這些策略為今天的第三次革命提供了優勢，但這些優勢是緩慢、漸進且取決於眾多變數得來。

第三次革命在其權力頂峰時，停止了威脅和攻擊，開始微笑和請求；不再以軍事步伐前進，穿著哥薩克舞靴，以謹慎的速度緩慢前進；放棄了最短的直線路徑，選擇了一條充滿不確定的曲折之路。

二十年間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

C. 反對意見：共產主義在意大利和法國的成功

但是，有人會反對說，這些策略在意大利和法國很成功，故不能斷言共產主義在自由世界中消退，甚至不能斷言今天的微笑共產主義較列寧和斯大林時代的怒視共產主義發展得更慢。

首先，對於這點，人們必須說，瑞典、西德和芬蘭的大選和地方選舉，以及英國工黨政府目前的不穩定局面，都證明廣大群眾對社會主義「天堂」、共產主義暴力等的強烈不滿。⁷⁴ 明顯迹象表明，這些國家的事例已開始在這兩個西歐偉大天主教拉丁國家內產生影響，從而阻礙共產主義的前進。

但在我們看來，首先必須質疑：意大利共產黨或法國社會黨（我們不談論目前停滯不前的法國共產黨）獲得越來越多的選票，有多少是來自真正的共產主義選民？這兩個政黨遠非僅僅從本身選民的選票中獲益。無疑，來自天主教相當大量的支持——其真正幅度只有將來在歷史中才能全面揭示——已在意大利共產黨周圍營造出絕對罕見的假象、軟弱、漠視和串謀的情況。這些令人震驚的人為選舉現象，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投票給共產黨人數的增長，其中許多根本不是共產主義選民。我們也不應忘記某些富翁對投票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跟共產主義公然合作，促成選舉策略的成功，使得第三次革命從中獲得顯著利益。類似的觀察也在法國社會黨的選舉中可看到。

3. 蛻變的仇恨和暴力生成全面的革命心理戰

⁷⁴ 西歐這種大規模的反社會主義飽和現象，雖然從根本上是中間派而非右翼的復興，但這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鬥爭中，具有不可爭辯的重要性。因為某程度上，只要歐洲社會主義意識到它正在流失基層支持，其領導人將不得不表現出與共產主義疏離，甚至是警惕。反過來，中間派勢力為了不被自己選民誤認為是社會主義者，也必須表現出更強烈的反共立場；中間派政黨右翼人士將不得不宣稱自己是更激進的反社會主義者。

換句話說，支持與共產主義合作的左派和中間派將遭受猶如火車突然剎車的痛苦。緊隨其後的車卡受到衝擊，被推向與行駛方向相反的方向。反過來，這車卡將衝擊傳遞給第二車卡，產生類似效應，如此類推，直到最後一個車卡。當前反社會主義情緒的加劇，會不會是註定要長期削弱革命進程的一種深刻現象的首次表現？或僅僅是當代混亂中常識的模糊和短暫的抽搐？迄今所發生的事情還沒有提供給出答案的依據。

為了更明確掌握共產主義格局中這些巨變範圍，便有必要全面分析共產主義當今的鴻圖大計，即革命心理戰。

正如我們已說過，國際共產主義儘管必然誕生於仇恨，並根據其內在邏輯轉向使用戰爭、革命和暗殺等手段來進行暴力行為。但由於輿論發生巨大和深刻的變化，國際共產主義被迫掩飾其怨恨，假裝已停止使用這些手段。

現在，如果這種停止行為是真心的話，國際共產主義將自我否定至自毀地步。

事實卻非如此。共產主義僅將微笑作為攻擊和戰爭的武器，它並沒有否定暴力，反而將暴力從有形可感的操作領域，轉移到難以觸摸的無形心理行動領域，目的是逐漸且隱匿地在人心內取得勝利。因為共產主義無法透過激烈和明顯的手段，依照傳統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取得勝利。

當然，這不是在精神領域進行一些零星斷續的操作問題；相反，這是一場真正的征服戰——心理上的，沒錯，但卻是全面的——目標是整個人，以及所有國家的所有人。

評論

革命心理戰：文化革命與政治傾向革命

隨著 1968 年 5 月巴黎索邦大學學生抗命，許多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者普遍意識到，需要一種透過影響日常生活、習俗、心態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模式，來為政治和社會經濟變革提供條件。這種革命心理戰的形式，就是被稱為*文化革命*。

根據這些作者的觀點，只有這種心理和以政治傾向為主導的革命，才能改變大眾的心態，以至於實現平等主義烏托邦。如果沒有這種心理上的轉變，任何結構性的轉變也無法持久。

這種*文化革命*的概念，包含了 1959 年版《革命與反革命》所稱的「革命傾向」。⁷⁵

我們堅持這種全面革命心理戰的概念。事實上，心理戰針對的是整個人的心靈；也就是說，在人的各種精神力量中起作用，在他思維的每根神經中產生影響。

⁷⁵ 第一部分第 5 章。

它針對的是所有人：第三次革命的支持者或同情者，以及中立者，甚至是對手。它不擇手段，所走的每一步都需要掌控一個特定因素來引導每個社會群體，甚至使每個人在不知不覺間更接近共產主義，即是稍微的一點點。在各個領域都是如此：在宗教、政治、社會和經濟信念上；在文化態度中；在藝術偏好上；以及在家庭、工作場所和社會中的存在和行為方面。

A. 革命心理戰的兩大目標

鑑於第三次革命當下意識形態招募存在著困難，其最具有實際效用的行動，不再是針對其友好和同情者，而是針對中立者和對手：

- a. 欺騙並慢慢讓中立者沉睡；
- b. 逐步分裂、瓦解、孤立、恐嚇、誹謗、迫害和阻礙對手。

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革命心理戰的兩大目標。

這樣一來，第三次革命變得有能力取得勝利，但不是說通過增加朋友數目，而是通過摧毀對手來取得成功。

顯然，為開展這場鬥爭，共產主義動員他們在西方國家的一切行動力量，這是由於第三次革命的攻勢在西方國家達到頂峰所致。

B. 全面革命心理戰：第三次革命到達頂峰的結果及當前的問題

因此，全面革命心理戰是結合上述兩個相互矛盾因素產生而成的結果：一方面，共產主義對西方社會這台龐大機器幾乎所有關鍵點的影響達到頂點；另一方面，在說服和領導西方輿論深層能力正逐漸減弱。

4. 第三次革命在教會內部的心理攻勢

要描述這場心理戰，不得不仔細探討它在西方精神領域的發展。西方精神領域指的是基督宗教，更準確地說，是天主教，這個在基督宗教裡絕對圓滿和獨特真實的存在。

A.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觀點中，後斯大林共產主義滿臉堆笑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下稱梵二會議）對共產主義的沉默。這種沉默既

謎樣又令人不安和難以置信，並帶有世界末日般的悲劇色彩。

梵二會議的願景是走向牧靈而非教義。事實上，它確實沒涵蓋教義範圍，卻遺漏了共產主義部分，這可能會使它在歷史上，被視為一個偽牧靈大公會議。

我們將解釋作出這一說法的特殊含義。

想像一下，一大群羊在貧瘠乾旱的田野上苦苦掙扎，四方八面受到成群蜜蜂、黃蜂和猛禽攻擊。牧人開始灌溉田地並驅趕蟲群和禽鳥，這種舉動可以稱為牧養嗎？從理論上來說，當然可以。

然而，若同時間羊群遭貪婪的狼群襲擊，其中許多狼都披著羊皮，而牧羊人卻只顧與昆蟲和禽鳥搏鬥，沒作出任何努力揭開狼的面具或驅趕狼群，那麼他們的工作還能算是牧養嗎？為良善忠實的牧人是妥當嗎？

換言之，在梵二會議，只希望驅趕弱小對手卻通過沉默放任大敵的那些人，其表現是否像真正的牧者？

梵二會議採用「拖延」(*aggiornate*) 策略（至少可以說，這策略在理論上是具爭辯性的；在實踐上亦證明是災難性的）試圖嚇走我們形容的蜜蜂、黃蜂和禽鳥，但對共產主義的沉默卻給狼群充足的自由。梵二會議的工作，無論是在史冊上或生命冊上，都無法被視為有效的牧靈。

這樣說是讓人痛心，但從意義上看，有證據表明梵二會議即使不是教會史上唯一最大的災難，亦是眾多最大災難之一。從梵二會議開始，「撒旦的煙霧」⁷⁶就以驚人速度滲透到教會，這煙霧具可怕的氣體膨脹力量，每天都在擴散。可以說，讓無數人靈震驚的是，基督的奧體似乎進入了災難性的自毀過程。

評論

教會在梵二後的驚人災難

保祿六世在 1972 年 6 月 29 日發表 *Resistite fortes in fide*（在信仰中堅定不移）的講話，當中所作的歷史宣言，對於更好地理解梵二後教會所遭遇的災難，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引用 *Poliglotta Vaticana*（梵蒂岡多語出版社）的內容。

⁷⁶ 參閱保祿六世 1972 年 6 月 29 日的講道。

談到今天教會的處境，教宗確認他的一個感覺：「撒旦的煙霧已通過一些裂縫進入到了天主的聖殿。」那裡存在著疑惑、猶豫、複雜、不安、不滿和對抗，人們不再信任教會，反而相信第一位透過報章或社會運動，與我們對話的世俗褻瀆先知，追隨他並問他是否有真正生命的方程式。我們沒意識到，我們已擁有並掌握了這真理。懷疑，已通過本應敞開給光明的窗戶，進入我們的良心……這種不確定狀態也存在於教會內部。人們曾認為，梵二會議後，教會史將迎來陽光燦爛的日子；相反，現在卻進入了烏雲密布、風雨交加、黑暗懷疑和不確定的時代。我們宣揚合一主義，但自己卻越來越遠離彼此。我們圖謀挖掘深淵，而非填滿它。

這是怎麼發生的？教宗透露了他的其中一個觀點：一股敵對力量已介入，他的名字是魔鬼。這神秘的存在，聖伯多祿在他的書信中也曾提及過。⁷⁷

1968年12月7日，保祿六世在給宗座隆巴迪修院的學生講話中確認：

教會發現自身處於一個不安、自我批判，甚至可以說，是自毀的時刻，這像是一場激烈而複雜的內部動盪。這是在梵二會議後，無人能預料得到的；人們原以為，梵二會議得出的成熟概念會遍地開花，平和地擴張。教會確實仍具有綻放的一面，但由於「善因整體而成，惡因任何缺陷而生」(*bonum ex integra causa, malum ex quocumque defetu*)，悲傷的面貌變得更為明顯，教會也受到自己部分信徒的傷害。⁷⁸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曾描繪過教會的傷心處境。

人們必須實事求是，並懷著深切而痛苦的心情承認：今天的基督徒中，有一大群人感到失落、迷茫、困惑，甚至幻想破滅，與啟示和不變真理相矛盾的思想，已廣泛傳揚開來；在教義和道德領域散播徹頭徹尾的異端邪說，已造成懷疑、混亂和反抗，甚至連禮儀也遭改變。基督徒埋首理智和道德的「相對主義」中，因而在悲觀中受到無神論、不可知論、無稜兩可的道德啟蒙主義、社會學基督教的誘惑，失去明確的教義，也沒有了客觀的道德標準。⁷⁹

⁷⁷ Insegnamenti di Paolo VI, vol. 10, pp.707-709.

⁷⁸ 同上，vol. 6, p.188.

⁷⁹ 1981年2月6日，若望保祿二世在為八十年代舉行的第一屆意大利全國傳教大會上，向與會修會會士和神父發表演說。《羅馬觀察報》，1981年2月7日。

在類似的脈絡下，教廷信理部部長若瑟·拉青格樞機（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後來指出：

從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期望的開始，大公會議得出的結果似乎跟所有人的期望，形成了殘酷的對比……教宗和大公會議神長原本期待著天主教新的合一，卻遇到了分歧，用保祿六世的話來說，似乎已經從自我批判走向自毀；大家原本期待著出現新的熱忱，但大多數時間，取而代之的都是無聊和沮喪；大家原本期待著新的躍進，但卻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逐漸衰落的過程……必須明確指出，教會真正改革的前題，是需要明確遠離導致明顯負面後果的錯誤道路。⁸⁰

歷史講述了教會在她存在的二千年中，所遭遇到的無數衝突局面：對抗勢力曾在教會外萌芽，試圖從外部摧毀她；內部形成的惡性事件，被教會自身剔除，但隨後，又狠狠地試圖從外部摧毀她。

然而，歷史何曾見證過，像現在這樣企圖摧毀教會的事件？這不再由對手進行，而是由引起全球轟動的最崇高宣言內的一個被稱為「自毀」的行為所造成。⁸¹

由此對教會和仍存在的基督宗教文明，造成極大損害。例如，梵蒂岡的東方政策，以及共產主義大規模滲透到天主教團體，都是所有這些災難的結果，使得第三次革命對教會的心理攻擊，獲得進一步成功。

評論

梵蒂岡的東方政策

閱讀有關東方政策的這幾句話時，讓人不禁想問：俄羅斯發生的巨變是否源於教會聖統制的巧妙舉措所致。

也許梵蒂岡根據最可靠的情報，預見到共產主義遭內部危機侵蝕，將開始自毀。為了鼓勵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世界總部進行這種自毀行為，位於意識形態光譜另一端的天主教會，先假裝自己已被毀滅。也許這就是導致共產主義明

⁸⁰ 來自 Vittorio Messori, *Vittorio Messori a colloquio con il cardinale Joseph Ratzinger—Rapporto sulla fede* (Milan: Edizioni Paoline, 1985), pp.27-28.

⁸¹ 保祿六世對宗座隆巴迪修院的講話，1968年12月7日。

顯減少對教會迫害的原因，畢竟如果兩者都奄奄一息，所有安排也就可被理解。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將共產主義世界的靈活性歸因於教會的靈活性。

這說法的適當回應應該是：如果神聖聖統制的成員知道貧窮和破產將迫使共產主義自毀，就應譴責這種苦難，號召西方各國人民，一旦共產主義真正崩潰，盡快為重建俄羅斯和世界做好準備。

他們不應該保持沉默，任由這種現象發展，而沒有從天主教的影響力和西方政府的慷慨和熱切合作中受益。因為只有這種譴責，才能阻止蘇聯的解體走向現在的死胡同，在那裡一切都是痛苦和混亂。

無論如何，說教會的自毀加速共產主義的自毀是不正確的，除非兩者之間在這方面有秘密協議。

但是，這樣的協議——或者說自殺協定——對天主教世界來說，都缺乏合法性和實用性，更不用說在這個純假設中的一切，侮辱了那些據說在任內自行安排了雙重安樂死的教宗。

B. 教會：今天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衝突中心

1959 年，我們撰寫《革命與反革命》的那年，教會被認定為對抗共產主義勢力在全球擴張的重要精神力量。

1976 年，無數神職人員，包括主教在內，因疏忽而被視為沉默的共犯、合謀者，甚至是第三次革命的推動力量。進步主義幾乎無處不在，將天主教會從以往翠綠的森林，變成為可以被共產主義輕易點燃的木頭。

總之，這種變化程度之巨大，以至於我們毫不猶豫地肯定：在革命和反革命鬥爭中最敏感和真正關鍵的中心，已從世俗社會轉移到了精神社會。

聖教會現在就是這中心。在她的內部，進步主義者、隱形的共產主義者和親共產主義者，與反進步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對峙。⁸²

⁸² 自 1930 年代以來，我們與後來成立的巴西 TFP 一起善用我們當時的最佳時機，及投入行動及戰鬥的可能性，參與了在教會內部大戰前的鬥爭。我們在這場鬥爭中首個大型行動，是出版了 *Em Defesa da Ação Católica*（捍衛天主教行動）（São Paulo: Editoria Ave Maria, 1943）一書，揭露現代主義的錯誤在巴西「公教進行會」運動中歷史性的復活。同樣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我們最近期的研究 *A Igreja ante a escalada da ameaça COMMISTA—Apelo aos Bispos silenciosos*（教會面對共產主義威脅的升級——對沉默主教們的呼籲）

C. 基於革命和反革命的反應

難道這眾多變化已抵銷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成效？恰恰相反。

1968 年，當時南美洲的 TFP 得到本文的啟發，特別是第二部分（「反革命」），組織了全國請願行動，要求保祿六世採取措施，防止左翼勢力滲透到南美洲天主教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之中。

在五十八天內，共有來自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 2,060,368 人簽署了請願信。

據我們所知，無論是任何主題的請願，這是唯一一份由四個南美洲國家的民眾，同時簽署的公開請願信。另外，據我們所知，這也是此四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請願。⁸³

保祿六世的回應，不僅是沉默不作為，而是以一系列行動反倒使許多天主教左翼支持者至今仍獲得聲望及行動的便利——我們這樣說時是多麼的錐心。

面對這股共產主義日益滲透聖教會的浪潮，TFP 和類似組織卻未有氣餒。1974 年，他們各自發表了一份聲明⁸⁴，表達對梵蒂岡東方政策的不滿及他們「堅定對抗」的決心。⁸⁵

聲明中的一段引文提及保祿六世，反映出該文件的精神：

*我們屈膝虔敬地凝視著教宗保祿六世的身影，表達我們對他的全部忠誠。
在這子女般的舉動中，我們對牧者中之牧者說：「我們的靈魂屬於您；我*

(São Paulo: Editora Ver Cruz, 1976), pp.37-53.

如今經歷四十多年後，這場鬥爭正處於高峰期，讓人預見到其難以衡量的發展的廣度和強度。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為 TFP 和類似組織在全球六大洲二十多國有如此多志同道合的手足新加入而高興。在戰場上，善良的士兵彼此說道：「*Quam bonum et quam jucundum habitare fratres in unum*」（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聖詠 133:1）。

⁸³ 1990 年，TFP 舉辦的史上最大規模請願行動超越了這紀錄。他們為解放當時受蘇聯壓迫的立陶宛，收集了 5,212,580 個簽名。

⁸⁴ 編按：這份題為“The Vatican Policy of Distention Toward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s – The Question for the TFP: To Take No Stand? Or to Resist?”（梵蒂岡對共產主義政府的緩和政策——TFP 的問題：保持中立？還是抵抗？）的聲明，實際上是一份宣言。從 1974 年 4 月起，在十一個國家的五十七份報章上發表。

⁸⁵ 迦拉達書 2:11。

們的生命屬於您，請您命令我們做任何您想做的事，只是不要命令我們，在面對紅狼侵襲時交叉雙臂。對此，我們的良心是不允許的。」

TFP 和類似組織並沒有停止這些努力。在 1967 年，他們在各自的國家，推廣智利 TFP 九個版本的暢銷書——*The Church of Silence in Chile: The TFP Proclaims the Whole Truth*（智利沉默的教會：TFP 宣告全部真相）。⁸⁶

在幾乎所有國家，各自的版本都包含有一篇序言，描述許多類似在智利國內發生、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公眾對這一龐大宣傳工作的反應可以稱之為一場勝利：僅在南美洲就印刷了五萬六千冊。在那裡，在人口最多的國家，一本性質類似的書籍即使成功，通常印刷數量也只有五千冊。

在西班牙，來自全國各地一千多名教區和修會神父簽署了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請願信給科瓦東加文化協會（*Sociedad Cultural Covadonga*）⁸⁷，表達他們堅定支持這書的西班牙版序言的勇敢立場。

D. TFP 及類似組織受《革命與反革命》啟發的有用行動

在這個特定的戰場上，受《革命與反革命》啟發的 TFP，其反革命活動實際效果如何？

TFP 通過向天主教輿論揭露共產主義滲透的危機，使天主教徒認識到不忠實牧者的陷阱。因此，不忠實的牧者正引領越來越少的羊群走上他們自己迷失的滅亡之路。只要綜觀事實，就能得出這一結論。

這本身並不是勝利，但卻是取得勝利不可或缺的寶貴條件。TFP 要感謝聖母，使他們能夠按照《革命與反革命》第二部分的精神和方法指引下，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目前，其他的正義力量——其中一些具有廣泛

⁸⁶ 這部作品——因其紀錄、論證和所捍衛的論點而具紀念意義——在智利實行共產主義之前，已經有一位真正史詩般的先驅人物，那就是法比奧·維迪加爾·沙勿略·達西爾維拉（Fabio Vidigal Xavier da Silveira）所著的 *Frei: El Kerensky Chileno*（弗雷：智利的克倫斯基）。這書揭露智利基督教民主黨及其領袖、時任智利總統愛德華多·弗雷（Eduardo Frei），為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提供條件，作出決定性的合作。這書在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厄瓜多爾、意大利和委內瑞拉出版，共發行了十七個版本，銷量逾十萬冊。

⁸⁷ 今天的西班牙 TFP 是 *Sociedad Espanola de Defensa de la Tradicion, Familia y Propiedad* – 科瓦東加 TFP。

行動範圍和能力——也參與其中。

5.根據《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評估第三次革命的二十年

本書發表二十周年之際，根據第三次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勢概述如下。

一方面，第三次革命的頂峰使得未來反革命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

另一方面，目前形成的社會主義過敏症，不但對共產主義的勝利構成嚴重障礙，同時為反革命創造絕對有利的中期條件。

遍佈世界各地的不同反革命組織，肩負著善用這些條件的崇高歷史責任。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TFP 致力為共同努力作出貢獻。他們已在整個美洲擴展出去：在法國成立新的 TFP，引領伊比利亞半島人民創立充滿活力的類似組織，在舊世界的其他國家推廣其名號和聯繫，強烈渴望與該地所有在鬥爭中的反革命組織合作。⁸⁸

在《革命與反革命》問世二十年後，TFP 和類似組織與反革命鬥爭的前線組織，肩並肩地站在一起。

第三章

醞釀中的第四次革命

這裡呈現的景象，如果我們沒有提到第三次革命內部的轉變，就會顯得不完整，因為正是這種轉變，孕育出第四次革命。

它正在誕生，是的，以弑母的精煉方式。當第二次革命誕生時，它完善和克服

⁸⁸ 現在，在阿根廷、澳洲、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智利、厄瓜多爾、法國、德國、巴拉圭、秘魯、葡萄牙、南非、西班牙、美國、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等地都有 TFP 及類似組織。他們在羅馬、巴黎、法蘭克福、倫敦、愛丁堡、哥斯達黎加聖荷塞、悉尼和（紐西蘭）威靈頓也設有代表處。最近在菲律賓亦成立了一個非常活躍的 TFP 友好團體。

了第一次革命⁸⁹，並給第一次革命造成了致命打擊。當第三次革命通過類似過程，從第二次革命中崛起時，情況也是如此。

一切迹象都表明，第三次革命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鍵且致命的時刻，它正在產生第四次革命，從而使自己暴露在第四次革命殺死的危險之中。

在第三次革命和反革命的衝突中，有否足夠時間讓第四次革命完全發展呢？第四次革命能否有效地開啟「大革命」的歷史新階段呢？還是僅僅是個失敗的現象，在第三次革命與反革命的衝突中，出現並消失，而沒有產生重大影響？在這些倉促而簡要的記錄中，給第四次革命預留的篇幅多寡，取決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個只有未來才能完全給出的答案。

由於不確定的事情不應與確定之事視為同等重要，因此我們將用非常有限的篇幅來討論似乎是第四次革命的問題。

1. 第三次革命的作者預言了第四次革命

眾所周知，無論馬克思還是其最臭名昭著的追隨者（無論是正統的還是非正統的），都不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進程的最終階段。對他們來說，這種專政統治只是全球「大革命」最精細、最動態的方面。在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想像的固有進化神話中，就像進化會在幾個世紀內無限發展一樣，「大革命」也將是永無止境的。從第一次革命開始，已誕生了另外兩次革命。然後，第三次革命將會催生另一次革命。如此循環不息……

在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下，無法預測第二十次或第五十次革命將會是甚麼樣子。然而，第四次革命的面貌卻可以預測了，這一預測已由馬克思主義者自己做出來了。

這場革命必然是由於新危機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所導致。在這場危機的壓力下，過度發展的國家將成為其自身過度發展的犧牲品。它將消失，引發一種科學主義和合作主義的狀態，根據共產主義者的說法，在這種狀態中，人類將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程度。

⁸⁹ 參閱第一部分第 6 章第 3 節。

2. 第四次革命與部落主義：一種可能性？

這將如何實現？我們不禁要問，當今結構主義思潮所夢想的部落社會，能否為這問題提供答案。結構主義看到了部落生活中，高度的個人自由和集體主義之間的虛幻綜合，後者最終更會吞噬了自由。在這種集體主義中，各種的「我」或個體，憑藉其智慧、意志和感受力，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特有和相互衝突的生存方式，融合並溶解於部落的集體人格中，從而產生一種思想、一種意志和一種為所有人強烈共有的生存風格。

當然，達到這種部落狀態的道路，必須經過舊有的個人反思、意志和感性標準的消亡。這些將逐漸被日益集體化的思想、審議和感性形式所取代。因此，轉變主要是在這個領域中必須發生的。

以何種方式發生？在部落中，主要通過一種所有人都共有的思想和情感模式來保證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從而產生出共同習慣和共同意志。個人的理性幾乎被降為零；換句話說，降至這種萎縮狀態所允許的最初和最基本活動。「野蠻思維」⁹⁰，即不思考的思維，只專注於具體事物，這就是部落集體主義融合的代價。由巫醫負責在神秘層面上維持這種集體心靈生活，通過充滿混亂的「信息」，但同時通過富含來自跨心理學或超心理學神秘世界的幻象或閃光，來完成圖騰崇拜。通過獲得這些「財富」，人類將可彌補理性的萎縮。

以前，理性曾因對聖經的自由詮釋、笛卡爾主義等因素而過度發展，在法國大革命中被神化，在每個共產主義思想學派中被濫用至極，而現在則因跨心理學和超心理學的圖騰主義而被萎縮和奴役。

A. 第四次革命與超自然

聖經說：「萬邦的眾神盡屬虛幻。」(*Omnes dii gentium daemonia*)。⁹¹ 從結構主義的觀點看，魔法被呈現為一種知識形式，而作為天主教徒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到欺詐的閃光，感知到黑暗王子從他永恆躺臥的深淵深處發出的頌歌？這首既邪惡又迷人、既舒緩又狂熱、既屬無神論又讓人盲目崇拜的頌歌，是用來引

⁹⁰ 參閱 Claude Levy-Strauss, *La pensee sauvage* (Paris: Plon, 1969).

⁹¹ 聖詠集 96:5。

誘那些否認耶穌基督和他教會的人。

這是神學家可以且應該討論的問題。我們指的是真正的神學家，也就是少數仍相信魔鬼和地獄存在的人，尤其是這少數人中的少數人，他們有勇氣面對大眾媒體的蔑視和迫害，敢於大聲疾呼說出真相。

B. 結構主義與前部落傾向

就某程度而言，如果將結構主義運動看作是第四次革命的一個或多個相對確定的形式（但無論如何是先驅性的），我們必須將過去十年或二十年普遍存在的某些現象，視為準備和推動結構主義的動力。

因此，在西方推翻服飾傳統，逐漸被裸體主義侵蝕，明顯地傾向於出現和鞏固一些習慣，這些習慣最多也只會容忍某些部落所穿的羽毛束帶，當寒冷地方有需要時，會用類似拉普蘭人使用的覆蓋物來代替。

禮規迅速消失只會最終導致部落風格的絕對簡樸（僅用來形容）。

對任何理性的、有組織的和系統的事物的日益厭惡，只會在其最後的突發情緒中，導致永遠和奇幻的叢林漂泊生活；同樣地，也會交替著本能和幾乎機械地執行一些生活中絕對必要的活動。

厭惡智力的工作，尤其是對抽象、理論和教義思想的厭惡，最終只能導致感官和想像力過度膨脹，從而產生「圖像文明」，保祿六世對此認為有責任向全人類發出警告。⁹²

對文化革命越來越頻繁地發表甜言蜜語式讚美，也是病態來的，這將會帶來後工業社會。雖然這個社會尚未確定具體形態，但其第一個樣版——有人說——將是中國共產主義。

C. 沒矯飾的貢獻

我們充分知道，全局觀點——總是廣闊而概括——很容易會引來很多反對意見。

⁹² 「我們也感覺，現代人已厭於談話，他也倦於聽人講話，甚而對於語言無動於衷。我們也發現，很多心理學及社會學家表示，現代人已越過了『語言文明』的階段，語言現在已無能為力，人們今日生活在影像的文明中。」《在新世界中傳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宗座勸諭，1975年12月8日。譯按：中文版見：<https://www.catholic.org.hk/document/Evangelii.html>。

由於本章篇幅所限，我們的概述必須要精簡。這只是一個沒矯飾的貢獻，希望能提供給具敏銳觀察力和細膩分析能力的人深刻思考。這種觀察和分析能力，讓各個時代的一些人都能預見未來。

D. 平庸者的反對聲音

其他人不會運用遠見，而是只會簡單地做那些平庸和膽怯靈魂在世世代代中所做的事，他們會笑著說這些變革是不可能的。為甚麼？因為變革與他們的思維習慣相衝突，違反了常理。對平庸的人來說，歷史通常遵循常理。因此，面對這些觀點，他們會露出難以置信但樂觀的笑容。這種笑容就像良十世（Leo X）面對剛萌芽的第一次革命時露出的微笑一樣，只視它為不值一提的「修士之爭」；又或者，像「費納隆人」路易十六（Louis XVI）在其華麗宮殿大廳看到第二次革命首次發酵時露出的微笑一樣，那時他被羽管鍵琴的琴聲撫慰著，或者只覺這種發酵在如他妻子哈莫（Hameau）般的寧靜氛圍和場景中閃閃發光一樣。他的笑容與許多教會和西方世俗社會高層，以至一些最高層的尊貴人士，在未曾經歷過後斯大林共產主義的操縱或第四次革命的動盪之前所掛著的微笑一樣。

如果有一天，在精神領域的合一進步主義幫助下，第三或第四次革命接管了人類的世俗生活，最大的原因要歸因於這些微笑樂觀的常理先知的疏忽和合作所致，而不是革命主持者及其宣傳帶來的所有憤怒所引起。

評論

常理先知的反對

這些確實是奇怪的先知，因為他們的預言無一例外地都斷言，不會有任何事發生。

最終，他們各種形式的樂觀主義與 1976 年後的事實，發生了如此明顯的衝突，以至於為了保持這些觀點，他們的專家抱有錯誤且完全假設性的期望，即東歐最近發生的事件將導致共產主義的終極消失，從而導致它直至最近仍在主導的革命進程的終結。⁹³

⁹³ 有關這個希望，請參閱這第三部分第二章新增的評論。

E. 教會部落主義與五旬節教派

很明顯，第四次革命不僅想將世俗領域降至部落主義，也想在精神領域做同樣的事。這如何實現，已經可以在神學家和教會法學家的思潮中清楚看到，他們打算將教會崇高、如骨子般堅硬的架構——如同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建立的和二十世紀宗教生活所塑造的——變為沒有領土的教區和堂區，以及宗教團體脆弱和無定形的軟骨結構，其中牢固的教會法權威逐漸被五旬節派「先知」所取代。這些「先知」是結構主義與部落主義巫醫的同類，最終與巫醫無異。進步主義的五旬節派堂區或教區也是如此，將呈現出結構主義的「細胞部落 (cell-tribe)」的外貌。

評論

教會當局的「去君主化」

從這種歷史／推測的觀點來看，某些與這個過程本質不相關的修改，可被視為過渡的步驟，從大公會議前的狀態過渡到這裡指出的極端對立狀態。

這方面的例子就是朝向集體性 (collegiality) 的趨勢。這趨勢被視為 (1) 在教會內部行使權力的唯一可接受的方法；以及 (2) 教會權威「去君主化」的表達，其不同層級會因其下級而自動受到更多的制約。

將這一切推到最後的結果，可能會趨向於在教會內部穩定且普遍地建立起普選制度——儘管有時教會不會利用這制度來填補某些聖統階級的職位。按照部落主義倡導者的夢想，這最終可能導致整個聖統制對信徒無可辯駁的依賴，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天主唯一的聲音。是天主的聲音嗎？還是某些巫醫，不管是五旬節教派的領袖還是巫師，向部落化的信徒灌輸他的「神秘啟示」？教會領導層是否通過服從這些平信徒來履行其服從天主旨意的使命呢？

三、反革命者在第四次革命即將來臨時的责任

當無數事實以合理方式組織起來，暗示著像「第四次革命開始」這樣的假設時，反革命者還能做些甚麼呢？

根據《革命與反革命》的觀點，他首先應該強調「大革命」在第四次革命的生成過程及由此產生在世界中的種種趨勢所起的主導作用。⁹⁴ 他應該準備好戰鬥，不僅要警惕人們這種趨勢的優勢。儘管這種趨勢在根本上顛覆了良好的人類秩序，但今天卻成為了規則，同時還在趨勢領域中使用所有合法和適當的手段，來對抗這種趨勢中同樣的革命。反革命者還應該觀察、分析和預見這一進程的新步驟，以便盡快設置每一道障礙來抵抗趨勢革命和革命心理戰的最高形式，即正在萌芽的第四次革命。

如果第四次革命在第三次革命嘗試大冒險之前，還有時間發展，對抗它的鬥爭可能需要在《革命與反革命》中添加另一篇章。僅這一篇章的篇幅，就可能與專門討論前三場革命的篇幅一樣多。為甚麼呢？因為衰退的過程往往使一切變得幾乎無比複雜。這就是為甚麼每個革命階段都比前一個階段更複雜，並迫使反革命做出同樣更仔細和複雜的努力。

通過《革命與反革命》的觀點，以及兩者未來必須做的工作後，我們結束探討這些內容。

像每個人一樣，我們對明天也充滿不確定，但我們虔誠地仰望宇宙之后瑪利亞的至高寶座，同時用聖詠作者對我們主說的話來向她祈求：

*Ad te levavi oculos meos, qui habitas in coelis. Ecce sicut oculi servum in manibus dominorum suorum, sicut oculi ancillae in manibus dominae suae; ita oculi nostri ad Dominam Matrem nostram donec Misereatur nostri. (居住在諸天上的大主，我向你仰起我的眼目。看，僕人的眼目，怎樣仰望主人的手，看，婢女的眼目，怎樣注視主婦的手；我們的眼目也就怎樣注視著聖母，我們的母親，直至她憐憫我們才止。)*⁹⁵

是的，我們舉目向法蒂瑪聖母懇求，求她賜予我們悔改之恩，以祈獲得大赦；求她賜予我們堅韌不拔的力量，以迎接這場大戰；求她賜予我們取得偉大勝利時保有的無私奉獻之心，以帶來她王權的建立。我們全心全意渴求這些勝利，即使實現這些勝利，教會和人類都必須經歷，聖母於 1917 年在伊里亞谷所預言

⁹⁴ 參閱第一部分第 5 章 1-3 節。

⁹⁵ 參閱聖詠 123:1-2。

的啟示性懲罰，但那懲罰是多麼公正、再生和慈悲。

結論

經過對《革命與反革命》初版（1959年）進行更新，並添加了前面的內容後，我們思考是否應該替換原始文本和後續版本的簡短結論，或至少進行修改。經仔細重讀後，我們確信沒理由刪除，甚至修改它。

我們今天說的，如同以往說的一樣：鑑於本文所述，對於任何認同反革命原則的邏輯的人來說，當前局勢已是非常清晰。我們正處於教會與「大革命」的極端鬥爭中，如果鬥爭者其中一方不是不朽的，這場鬥爭將是致命的。因此，在結論中，我們作為教會的子民和反革命戰鬥中的戰士，應將這書虔敬地奉獻給聖母。

無玷童貞聖母踏碎了蛇的頭。蛇是第一位、最主要、永恆的革命者；是這場「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和最堅定的支持者，就像以往或以後的任何革命一場一樣。因此，聖母瑪利亞是所有與「大革命」對抗人士的守護神。

天主之母的普遍和全能中保，是反革命者最大的希望所在。而且，在法蒂瑪，她已經肯定了他們的勝利：當她宣布，即使共產主義最終席捲全球，「我的無玷聖心最終將會戰勝！」

因此，我們懇求聖母接受這份虔誠的敬意；這是愛的致敬，也是對她的勝利有絕對信心的表達。

我們希望在結束這項工作時，向「地上甜蜜的基督」、真理的支柱和可靠的基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致以子女般的敬意和表達無限的服從。

「*Ubi Ecclesia ibi Christus, ubi Petrus ibi Ecclesia*」（教會在那裡，基督就在那裡；伯多祿在那裡，那裡就是教會）。因此，我們將向聖父獻上我們的愛、熱情和奉獻。這情感自 *Catolicissimo* 雜誌誕生以來，就活現在它的所有篇章中，正是這樣我們才敢冒險出版這本書。

我們對這本書中所陳述的所有論點，沒有絲毫懷疑。儘管如此，我們仍無保留地將這些論點提交給基督的在世代表去判斷。如果它們當中任何一點稍微偏離聖教會、我們的聖母、救世方舟和天國之門的教導，我們願意立即宣布棄絕它。

後記

讀完了前面的文字後，讀者必然想知道革命進程目前的狀況。第三次革命是否還存在？或者蘇聯帝國的解體是否使我們能斷言，第四次革命正在東歐政治現實的最深層爆發，甚至已取得勝利？

我們必須加以區分。如今，主張實施第四次革命的思潮已經蔓延至全世界，儘管形式各異，但幾乎在各地都顯示出明顯的增長勢頭。

從這意義上來說，第四次革命正呈現出一種逐漸發展的趨勢，對於那些渴望它的人來說，是一個應許；對於那些反對它的人來說，是一種威脅。然而，如果說前蘇聯目前的秩序已完全按照第四次革命模式來塑造，並且在那裡沒有任何第三次革命的痕跡，這是誇張的。

第四次革命雖然也具有政治層面，但它主要被定位為一場文化革命。換句話說，它廣泛涵蓋了人類存在的各個方面。因此，前蘇聯國家之間可能發生的政治衝突，可能會強烈地影響第四次革命，但它們很難主宰各種事件，即文化革命所包含的人類整體行為。

但是，前蘇聯國家（其中許多仍由舊共產黨人統治）的輿論又如何呢？根據《革命與反革命》，它在先前的革命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這對我們沒有任何啟示嗎？

回答這問題之前，必須先回答其他問題。在這些國家真的存在公眾輿論嗎？它是否可以被誘導參與系統性的革命進程？如果不能，共產主義最高國家領導人和最高國際領導人，又有何計劃來引導這種公眾輿論呢？

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因為現今的前蘇聯世界的輿論顯然是漠不關心、模糊不清的，而且在七十年全面專制統治重壓下受盡束縛。在這種暴政下，每個人都害怕在許多圈子裡表達自己的宗教或政治觀點，即使對自己最親近的親人或最親密的朋友也是如此。一個可能的舉報——秘密的或公開的；真實的或虛假的——都可能將他送往西伯利亞冰封荒野無期勞改。然而，如果我們要對前蘇聯世界的事件發展作預測，這些問題還是必須得到解答。

此外，國際媒體繼續宣傳，饑餓的半文明（即半野蠻）群眾最終將移民到繁榮歐洲國家，生活在西方消費主義體制下。

這些可憐人缺乏的不僅是食物還有思想，他們對這超級文明又腐敗的自由世界

究竟了解多少？當他們與這種文明遇上，會不會與之產生衝突？這種衝突在遭入侵的歐洲和舊蘇聯世界裡會導致甚麼樣的結果？是一場自我管理、合作主義、結構主義、部落主義的革命⁹⁶，還是一個立即陷入完全無政府狀態、混亂和恐怖的世界，即我們會毫不猶豫地稱之為第五次革命？

在這個版本付印之際，對這些問題的任何回答顯然都是過早。這並不意味著現在不應該提出這些問題，因為未來是如此不可預測，明天再問可能已經太晚。事實上，在一個被人類混亂情感颶風和結構主義、部落主義、「神秘主義」發狂所困擾的部落世界裡，書籍、思想家或文明遺迹有何用處？這是多麼悲慘的局面，在虛無帝國中，沒有人能有所作為。

戈巴契夫仍然在莫斯科，至少在沒有接受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波士頓大學等著名學府在他下台後迅速向他提供的豐厚邀請⁹⁷；沒有接受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在加那利群島著名的蘭薩羅特宮殿提供的帝王式款待⁹⁸；沒有接受著名法國學院邀請擔任大學教授之前，他都會一直留在那裡。⁹⁹

在東方遭到挫敗後，這位共產主義前領導人唯一的困難，似乎是在許多來自西方奉承的邀請中作出選擇。到目前為止，他已決定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報章撰寫一系列聯合文章——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最高層持續給予他熱情而難以解釋的支持——並在媒體的大肆宣傳下前往美國為「戈巴契夫基金會」籌集資金。

因此，即使戈巴契夫在自己國家失勢——在西方受著嚴厲的質疑——西方巨頭們仍然以各種方式努力亮著對這位改革者的奉承宣傳鎂光燈。即使戈巴契夫在整個政治生涯中一直強調，他的改革不是部在共產主義的對立面，而是要完善它。¹⁰⁰

至於戈巴契夫政權被推翻時，正在垂死的脆弱蘇聯聯邦，變成了一個近乎虛幻

⁹⁶ 參閱第三部分第 2 章，評論——〈改革與開放：瓦解第三次革命還是蛻變共產主義？〉“Perestroika and Glasnost: Dismantling the Third Revolution or Metamorphosing Communism?”

⁹⁷ 參閱 Folha de S. Paulo，1991 年 12 月 21 日。

⁹⁸ 參閱 O Estado de S. Paulo，1992 年 1 月 11 日。

⁹⁹ 參閱 Le Figaro，1992 年 3 月 12 日。

¹⁰⁰ 見第三部分第 2 章，評論——〈改革與開放：瓦解第三次革命還是蛻變共產主義？〉

的「獨立國家聯合體」，成員之間的摩擦令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擔憂。其中幾個共和國擁有核武，並有能力向鄰國（或伊斯蘭教的敵人，其影響力在前蘇聯世界與日俱增）發射核彈，這引起關心全球平衡人士的極大擔憂。

這些潛在核攻擊的影響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影響之一，可能是曾被鐵幕所困的人口大規模遷徙。在嚴寒冬季和巨大災難的危機驅使下，他們可能會更加渴望「請求」西歐和美洲國家收留。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州州長里納爾·布里索拉（Lionel Brizola）已經提出（在全國農業部長的掌聲中）通過政府土地改革計劃，吸引來自東歐的農民。¹⁰¹ 阿根廷總統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在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接觸時表示，他願意讓他的國家接收成千上萬的此類移民。¹⁰² 哥倫比亞外交部長諾埃米·薩寧（Noemi Sanin）女士表示，哥倫比亞政府正在研究允許來自東方的技術人員入境的可能性。¹⁰³ 這表明入侵浪潮如何即將到來的情况。

那麼共產主義呢？它發生了甚麼事？大多數西方輿論，由於著迷於長久的世界和平，或甚至是永久和平——能夠消除全球核浩劫這可怕幽靈——的前景，因此被一種共產主義已經死亡的感覺所攫住。

西方跟這個所謂和睦和平的天堂的蜜月期，正逐漸失去和諧。正如前面提到，在已解體的蘇聯領土上，各種侵略威脅如雷聲般響起。西方認為共產主義已經終結的這種印象，會變得更加可靠嗎？

起初，質疑共產主義真正終結的聲音很少，缺乏支持，且資料匱乏。

然而，逐漸地，地平線上開始出現陰影。人們注意到，在中歐、巴爾幹半島或前蘇聯的一些國家，一些新的掌權者曾是當地共產黨的重要人物。除了舊東德外，所有這些國家朝向私有化的過程，普遍是表面多於實際，以蝸牛般的速度前行，明顯缺乏一個完全明確的方向。

所以，共產主義在這些國家消亡了嗎？抑或只是進入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對這個問題的疑慮正在增加，就像共產主義被認為崩潰時，發出的普世歡呼聲一

¹⁰¹ 參閱 *Jornal do Tarde*, Sao Paulo, December 27, 1991.

¹⁰² 參閱 *Ambito Financiero*, Buenos Aires, February 19, 1992.

¹⁰³ 參閱 *El Tiempo*, Bogota, February 22, 1992.

樣，其最後的迴聲正悄然地消失。

西方的共產黨在蘇聯首先解體的局面下，在眾人眼中已名存實亡。

但是今天已經有幾個政黨以新的名稱重新組織起來。改名是復活嗎？還是蛻變？我傾向於選擇第二個假設。至於確定性，只有未來才能夠給出答案。

面對全球正在形成的總體格局，對於試圖為充斥混亂的未來帶來一絲光明和秩序，這種更新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混亂不是它自身不可理解的自我惡化，那它的自然發展又會是甚麼？

在這混亂之中，唯一不會失敗的事情，就是前面寫下的祈禱文，它存在於我的心、口之中，如同它存在於所有與我有相同看法和思考方式的人的心裡一樣：

居住在諸天上的大主，我向你仰起我的眼目。看，僕人的眼目，怎樣仰望主人的手，看，婢女的眼目，怎樣注視主婦的手；我們的眼目也就怎樣注視著聖母，我們的母親，直至她憐憫我們為止。

看哪！這是天主教靈魂對永恒信心的肯定。這靈魂雖屈膝，但在世間的動盪中，仍堅定不移——像那些在暴風中堅定不移的人一樣，甚至比暴風更強大的靈魂力量，從心底深處堅信著：「*Credo in Unam, Sanctam, Catholicam et Apostolicam Ecclesiam*」，也就是說：「我相信從宗徒傳下來的神聖羅馬天主教會，如同基督應許聖伯多祿那樣，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



聖伯多祿大殿，梵蒂岡